陶菴謾錄
手抄
家藏

三官記 耳上

眞隱

吾花田別業去城郭數十里近叔祖判書公在玉堂時開政目見政目首擬則便出去竹西李公敏迪時爲同僚戱謂之曰此正所謂望望然去者也○判書公與李公敏迪對直玉堂每言李公見子名智仁者隨來直廬食訖輒令習走自上番房至下番房中間廳事走十數步乃曰食下否即功令讀書終日不休見額角豊滿言語有氣似有達相後來見之則智仁者寔名顚命少年及第選玉堂南床云耳○祖考議政公番次尚値欲避不得與第判書公日日對直玉堂人皆榮之○判書公爲江原監司時李公敏迪以其兄敏章方爲原州牧使爲省親受暇而來一日過醉又後索酒即席而逝公以玉堂舊僚情好非比他人躬見凶變錯愕靡定躬治棺斂使無餘憾常語及此嘆曰此亦吾命薄之致吾兄福厚必不見此等事也○吾先人亦出入館學於論議無所參涉獨一參尹拯爲師棄禮論被誣伸辨之疏疏錄五百四十二人前後儒疏未有若此之盛也自[illegible]論疏廳封章之日前并[illegible]道路夾觀咨嗟[illegible]
爲御漫之具其時人心咸無不正合辭於人曰南人誤國欲殺大賢援律之請或出[illegible]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吾輩亦當守闕呼哭云趙逑欲叅告廟既鞴馬將發而其奴乃氏忽自縊而死或謂渠
死時以為吾雖賤隸何忍叅哉大賢之論乎西人或有是傳以美者云○己未江都有投
書匿名者蓋為西黨所指使將欲魚肉搢紳沁留申公晸時罷官寓江郊與李
監司公酌酒賦詩篇未及圓子啓華疾來呼泣言公名亦在告中公笑曰死生有命也吟哦
不輟明日入城與鄭相國致和諸公同齊命公為誦其詩鄭搖手止之曰非時也公曰常謂
相國好風度今何怯也吾輩豈為逆者仍高聲誦之○江都投書時有一老婆傳納於中軍
李薦等城所薦坐此被拿數拷死問老婆曰持書與汝者誰也曰不知姓名但記其
人身長而面上微有痘痕耳鞫廳甘結五罪勿論士夫與常漢形兒之類其言者皆
令耗老婆看審其真偽洪尚書受遷以進士入其中往質于老婆老婆諦視良久曰
非也老年每道此事曰生來第一困厄○趙相國師錫出寓香洞與花田咫尺一
日與吾王考兄弟約會打魚川上偶值雨雨傘惟一箇長者同避于其中此外有兩件油
衣吾先人及仲父兄弟趙公兩子叅者同裹袖衽以避之趙監司叅然為余屢道是事
曰吾兩家世好本如此矣辛壬後遂成讐家人事之不可料也○吾祖考退休之亭

始成於甲寅亭前數頃田甚宜治圃府君無官輒卯居每大布之衣手自理田夏月每
種瓜爛熟而後始摘取其味最甜已未夏瓜田向熟香氣已聞府君坐右菴藁藉以茵啓
窜此之明川仲父倉卒陪去老年每語此事曰方熟之瓜不得嘗一箇半箇辠囚之罪念此尤
為切齒 ○ 六月某日操作北遷之行仲父騎一牝馬懷孕者百鞭一步道路艱關不可盡說
七月初始抵咸興李生之子聞之以五味茶一罌迎勞于樂民樓下仲父嘗語其日此味終
身不可忘患難之際最易為德矣李生吾曾王考判咸興時遠宗人得官妓所生者
也後己丑余以評事過咸興訪問李生之後孫則已死亡云矣 ○ 李堂揆時為北伯堂揆是
斂刺之侄子而與議政公為廣中共患難者同祖之孫仍與相識及聞謫行之過出見敘舊
厚饋明川所在營穀以致慇勤之意焉後放還時投示朝報其書尚在古篋尹公敬
教時謫官為鏡城判官劉楊所一面逝於明川者使直納薪芻及魚鮮於謫所 ○ 仲
父余度不羈居鄉時好獵常徒步往來京裡嫌其太近穿木履由五陵嶺逶迤作
行抵暮而至及到謫所始發憤折節讀書曰每逢夜不寐議政公抵夫人書曰吾為成
兒讀書者不得一宵穩眠蓋喜之也自是文辭大進 ○ 有北人來見者以乾柿饋之者

雜記

南草本出於呂宋國故謂之呂宋香

一人曰欲敢而作羹食之但其層白味甘烹之可惜抑剖去而別用耶 ○ 是年十月大雷 上命釋同竄六臣出徙力爭至庚申三月始停道聞除全羅監司才到東門移授江華留守以鄭維岳拿問之代催促赴任府人言維岳招匠自作枷試於其項以待拿去云其時方有鞫獄似是自㥘而然也 ○ 先人好卜筮己未冬有賣卜而過門外者使人邀入問今年休咎卜者云大吉以在謫未有還之類告之則曰勿論南北流竄如此休運寧有事碍滯耶且小主人必生大貴男子或壯元科矣吾季父年尚幼以腹藉地而聽之竊咲曰吾兄壯元及第易貴子難矣蓋吾先妣方有腹疾望斷嗣續而然也卜者云以愚視之貴子還勝似此大貴子何可以及第較論耶明年九月不肖生果如卜者之言 ○ 吾祖考在沁都任所聞不肖生寄書賀先妣曰吾家此男子不可以十及第三政丞易之也是日移拜大司憲又喜曰此是吾家近世所未有之官御以是日者或復為是哉否旋還仍十一月進拜刑曹判書仍入兵戶判之望自緋玉而一年內超陞古亦稀有也 ○ 吾外王考時寓在其妹氏洪校理萬衛內子家鑄于間爆家云令為具遂 吾先妣臨分娩依于姑母達夜辛苦昧爽始生男外王考逢待久之以判義禁方赴鞫坐洪叔重楷俟於後墻之角見前導到墻外大道疾呼曰學

妹順産生男矣吾外王考命恚田平橋到家問産婦安否而還遂及到鞫坐手作小簡通

報一家至親盖言李氏女今月某時順産得男子云其曲盡人情如此而奇喜可知也○

外王考罷鞫坐後故寓所問新兒洗沐否即入見之歎其皮嶷曰渠之始祖有將軍豈以

將種而然耶又曰吾女若不生此男則必生病而死兒能生活其母真孝子也○吾先妣常語

不肖曰女子解娩案死生関頭故例於本家況年近三十而初産者耶吾少失母氏非洪姑

則何所依故洪姑愛之無減親女生汝之夜辛苦不可盡說及汝之生謂是人家貴子多

自保護不委於乳母之手至百日一不交睫無論至親情愛豈非難忘之恩也故吾長成

後必日一往拜其曾孫昌漢之首兒時見托盖有所以也侯恭人素有達識能於綺紈中掃去

乞習訓慈送孫子重楷學於右菴之門老年為門户深憂遠遂處又屬其孫於余盖亦人

所不及者矣○外王考兄弟姊妹各三人姊李參判延年夫人次兄類大匡公仲妹洪校理

寓類吾外王考驪陽合季妹鄭書丙子類老峯樹合云○三淵金合昌翕諧

更此之名殿庭試士類銅府之餘莫不鮮起争事科業余一日往謁季兄三獨不作表案上

但有朱書節要數卷而已余問之曰居何獨不為科工子三揖其書曰此亦士夫外此為科業

[illegible]

雜錄

吟蟬 陸元光 綠陰深処液行藏風露徒來足稻粱莫依高枝○縱繁響音也宜回首顧螳螂

贈朴中書鄭圃隱 平生親舊曉星疎老圃如今索同居陶隱西游若齋死今人無憶朴中書○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不再往言 陳希夷

○半月城詩 徐四佳 半月城過日欲西遠游情思轉凄凄青浮楊麓雲烟老黃落始林歲月迷明活村南宗湫湫與輪寺北草萋萋百年坎軻知何用靡肥得樽前醉似泥

○送妓朝華 李少游 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夜閑織女明星來枕過了知身不在人間

○又送朝華 前人 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

○嶺南樓 參判公爲左道繡史也過而作 東風孤倚木欄舟十里平湖漘漘流粉堞朱欄看漸遠斜陽回首嶺南樓

○朱壽昌生七歲父出其母嫁之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餘年壽昌經行四方求之不已行次同州得之年七十餘東坡賀曰嗟君七歲始念母怜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

初年十弟壹詞金花詔書錦作巾白藤肩輿笠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苦此事今無古

[illegible]武聞長陵揭來見大姊仲孺它意逢將軍○在潘陽 孝宗 怨尤何敢及天人自取無謀

到死須此日界把燕質泣何年復覩漢衣剩膽嘗斷腸頻驚夕肯加龍樓厭見春想得

岩廊樞密地當時影幷帰尚冠巾○又 昭顯世子 烏鳶異域來故人家在長安漢水濱月白庭

心花露泣風清地面柳綠新萬鶯嘤起遼西夕玄令傳來故國春昔日樓臺歌舞地不堪回首

淚添巾○壽宴 濯纓堂 登高望平原明似十里連今人箇〻拾笑君父母年○懷古 無名氏 明月

前朝邑字鍾故国葬南樓惰佈立殘郭暮烟生○東京懷古雞林往事向無憑極目蕭條

幾府與流水一千年故国字剏四十八王陵瞻星坮古飢鴉集半月城空野鹿登漠〻郊原

秋草合短橋孤渡夕陽僧○

吾甚咲之其秋子三擢及第此真有識之言吾每擧似科業人而終不之信也子三李台畬字志

○庚申初翰薦姜鋧入其中李台尙真以先進泥之姜鋧之兄銑以正言追參而發按律之啓其父栢年亦是賓廳議禮時諸宰之一（李台以此塞之）李台畬放榜之日前登末薦蓋極挫也然姜敢薦後又膺末薦翰薦榮為貴故也

○庚申改紀之後朝著清明未幾有老少分析之事其源蓋出於金益勳扶抑之異同益勳為御將以危殺之際有密旨詷察壬戌屢起告獄而或有不宲益勳素多謗毀不說者乘機攻之甚力此則年少一隊也老成諸公則以為益勳雖（或有宲）或有失係是為國家討亂賊則不可深罪而众怒難遏只請罷其職少輩猶不快更峻遠竄之啓宿憲新罷靡不靡列意欲殺之而後快老成諸公詷察而不能得畢竟清城金公錫胄若相白上黜補主論者趙持謙吳道一於外邑以鎮之老少遂分裂而莫救矣

○當時浮薄者為之語曰少論都監提調李尙真都廳二趙持謙韓泰東郎廳吳道一其三云二蓋大臣例為都提調而老成中同於少輩者惟李台一人而已故云

○癸亥秋判府事李台尙真進曰於講筵曰宗廟令李翻丁丑之亂捽然遇賊與其弟翼藏其母弟及弟婦皆死而翻則雖幸而免死而背無完膚而瘢痕尙在以死衛親誠孝可嘉雖已蒙旌表方

在仕籍今有陞資之典矣 上曰特為加資吾王考以禮判入侍進曰今因大臣之言特為加資
者即臣之兄也不勝感泣 上曰卿兄之事予嘗感歎矣後日政仍拜敦寧都正 今始除
英陵參奉在於尤菴初赴政之日至是又被特恩人皆榮之 ○ 汾厓申公嘗歎曰黨論之害
國家當老少分析之初命侍者戲作日曆貼壁上曰某日老某日少客有言時事者則曰看
吾今日作何論其混俗玩世如此實則未嘗不嚴於陰陽淑慝之分於先輩尊尚尤菴每言
勒丸萬世為少人人服其先識 ○ 癸亥上遘痘患症勢不輕諸醫以莫分虛實遲疑不敢
進藥左相閔公昇重入診審知其虛實坐內局大言曰首醫可誅也遂手判入參保元湯以進
之顆粒乃快透仍專用柳相琿言終抵平復琿超三資賜民田特厚李玄錫作聖痘歌
有黃金圓子睅如髮第一醫官身姓柳之句 ○ 自設議藥廳以來中外人心危懼莫適
庚申逆黨又或譸張訛言以覘不幸外王考閔文貞公曰所恃者惟天耳無於內局見三
提調福扁端座此又可恃時文谷為都提調吾王考為提調沈梓為副提調並以福人見
稱 ○ 吾仲父素惡金益勳至是意以趙持謙等議論為是吾王考初欲立異於金益
勳之陷而不免世參亦由從仲父力諫也以是鵝峴李判書家第二郎少論之說盛行於中

東人古瓜

楠柯誕說

廟宣二十七年

乙丑秋收記

之行三斗落二十六斗入

五斗落三十五斗入

北述二斗落一石入

元城尼三斗落七斗入

二斗半落十四斗入

若木宅一斗半落五斗入

道之之五斗落二石十斗入

史也三斗落二石入

点三三斗半落二十三斗入

於仁四斗落二石入

本宅四斗落五十斗七

二十斗落一石四斗出

光伊三斗落三十斗入

合十七石十四斗

外叏已出黨復入白上曰臣等苟無趙持謙等清議幾盡死於誣告之獄矣不可
不褒贈以勵一世於是遂贈趙持謙吏曹判書韓泰東副參判仲久方悔之曰吾
少年時見識不明幾乎誤入矣 ○ 壬戌監試罷榜之論又成岐貳少輩則言之甚
峻難之嚴細李畬引辭韓泰東以風采消磨躑遂之展轉層激益復分裂甚
啓力請終不允居數月乃停榜遂得不罷 ○ 尹拯謂與玄石書誣辱尤翁有義利雙
行王伯並用之語玄石藏於硯匣中久而不泄尤翁之孫淳錫玄石之婿也見而泄之搢紳之
間莫不喧傳門人崔愼上書告其事老成諸公皆大駭曰此倫紀之變也老峯時爲左相
同左相文谷公入對作極背師之罪請勿復以儒賢待之蓋聞老峯私語人曰吾乖輩視
拯也等事故言之易若吾輩死後彼之徒黨益張則擧世尊之以儒賢無復敢爲一言
者及今不言則世道之憂將不可勝言力贊文谷而發之先輩遠慮(深思)如此 ○ 尤菴持論
嚴正流俗不悅者衆其所謂敢言而不敢怨者也申翼相在史局最久書於史草曰宋時
烈時在山林遙執相權修宗錄時其言大播惡尤菴者目謂直筆由是翼相名望益盛
於自家濟流中一隊少北輩之論俱是一套外尊內揚蓋久矣及金益勳事出少輩猶

望其扶巳及造朝一如老成之論但於筵中以為益勳是先師之孫而呂亦吾教導方隆矣
僇即居之罪也自引之外無他語少輩由是益顯加譏詆無所顧畏吾叔祖打愚合為會
樸澗於世情惟篤信大老去就言論必與之同時論咲之玄石常欲自立門戶已係論議
務欲與尤菴相反若為對敵者然盡善於識世情而然也及極書出玄石不為明斥其
失但令極推謝於尤菴外若調娛兩間案則助成極勢也自極剬逸以後流俗之素不
悅者釁募累家子孫所嘗得罪者及一隊少輩之自謂清議者並合力而背馳於尤翁始
則推玄石為宗主終則故於極黨打愚合於諸門人中首先以長書絕極辭截極嚴峻極黨
疾之尤甚尋以他事誣捏受禍最酷前後醜辱皆出於玄石之至親擧世莫知其寃而獨
尤菴終始保其無他云○余嘗拜遂菴於寒水齋從容語及尹極事余因曰當極背師
之際已先有幾微之見於色辭者乎遂翁曰甲寅以前數歲與吾輩言輒以為動人常懷
禍心早晩必一售先生勢不免大禍門人子弟同受其敗決知其無益不如早自携貳世之以
基又不如意為之背師之端者渠欲以是自擇而世亦見隨墜於其術中矣嘗記一日侍坐於
先生京便邇來有親友書多言玄石務欲立異於先生自闢門戶其勢已八九成先生笑

令似齊諧怪詩淵思如蜀道難○瓜花雪月詩三上水竹烟霞畏屋數間○道遙遙道似越風
雨霆雲蹇於秦○大地東傾山俱沒風天中折月却坪○山將飛去逢溪立木本無弃撲石喧○烟將盡意
平布林雨欲琴心細滴桐○亭每鶴亭孤山勝景本天功更有名亭禮國中庚岑寅杳浮夕月
九皐清音送秋風上音字當作喉北通大野長烟碧東俯澄江夕照紅莫道江山無定主至今人說草書翁○

曰和叔雖別立門戶此不害我可畏者惟尸樞〻必殺我余請曰子仁近雖以墓塋之有形迹之
不安豈有害先生之理乎先生笑曰居與子仁親否曰然又笑曰雖親相知未必如我之深
君自視與我孰親到今思之先生真聖人也 沂川洪相國命夏廟堂而爲山川主人尤菴
最與之親厚入都輒就其家及洪公沒後其子遠普爲扶餘倅尤菴過之休憩邑村聞相國
夫人在衙內爲之念舊問候夫人爲設飯待之邑倅出接人士滿座門人亦多侍者尸樞在座右
已而飯出尤菴變色而迎之時丁春末盤有河豚爛烹者尤菴指而語曰老夫嗜此味而
伏在山裡不食久矣尸樞曰此味固佳而往〻有遇毒而見傷者頗加審慎主倅曰吾家自昔慣
食此物婢使無不習於烹飪萬無一失吾母况又親監豈有可疑尤菴曰大夫人爲存舊時賓客
有此盛設親嘗其味何敢生疑而不之食乎樞又曰非謂有可疑此固危道而因口腹之累
忘慎疾之戒可乎尤菴就飯相近欲下箸而旋止曰理到之言不敢不服也主倅進而語其子
弟曰弟子之爲師慮患若是甚至先生又能臨饌忘味不憚自屈師弟之間兩得其道令人
歎服未久樞之婿尹石書盛播於世細究其言而河豚之諫盖在其言之後洪公之追語其
事曰人之果難測也洪公之孫致寬爲翼陵令爲余道之如是 遂菴之言未嘗微

明爲忠州牧使時數相見每語及時事盖以爲目今少輩滑結近宗之有寵者仍與南人合
勢南人則緣寅後宮弟張姓武弁開私逕遏毋更進勢已八九成此是丁卯戊辰年間李台自
謂不過倚於老少一邊且其爲人虛懷恐有所聞知者輒無所隱故其言如此又言玄石造朝始
知有此事機極悔其來且杭即其從妹子无所驚駭故即陳疏論此事忤旨而退故其意盖不
欲同於群少也丁卯春王考爲吏判一日赴政以外王考驪陽合府院居首擬惠民署提調
上不用其望特除東平君杭王考以宗親之中批除官本無是例再次繳還不從自是巷議
益沸騰未久玄石赴召入朝日上袖劄論此事上下嚴教曰指致一姓物於朝庭玄石狼狽退故
此爲玄石第一事業戊辰玄石之被嚴教也領相南九萬右相呂聖齊入對力爭上震怒命
並竄兩相呂於極北淡圃洪台受還爲獻納出謝即蒙還收之啓上怒甚其避嫌之批有曰
如爾人爾斅心之徒不足責也即爲出補北青判官其堂弟受疇以詩贐之曰吾兄鳥之類亦如
斅心徒唱即朝陽鳳飛仍葉縣鳧洪台先是以暗行御史過北青緣客舍有先入者借宿
邑宰之室心謂使我爲此守似勝玉堂之職僅數月而上官復宿東軒故語人曰向來心動似若
有前定而然○李都憲廷謙癸亥後久爲史官余在下番翰林時李爲承旨晝同夜直

楠柯偶記

元順帝末湖西人朴光明早得天地造化之術時人未知光明知時亂將起於湖西以拔巨山爲城々外徹海源使流于城外海跡百里城跡十里山形內則順々外則亞惡宮

從容語故事仍問洪居澤齊翁趙然知之乎居澤吾姑夫洪尚書字也吾曰不知也李白當田
老少分裂之時居澤未有定論一日老少諸人多會于堂后各存其所見言論紛拏居澤以假注書
在座獨不明言彼此是非最後乃大言曰趙然獨免者其惟洪居澤一人乎其後丁卯年間羅良佐疏
後筵講𦒿義李塾以羅良佐遠竄還收事榻前連啓承嚴批引避居澤以侍讀官與說經筵
相猗同時進伏意謂處置矣乃疑違之李塾倉黃退出此爲居澤老論初入脚之日退後入歌堂
后余以翰林迎笑曰居之草堂可以趙然名之矣居澤亦笑蓋聞洪公新擢第言議小稜角人莫測
其淺深儕友中如李斗岳諸人日來談論西河李公掌銓欲發譽責之出補忠清都事公赴任
於其故路見其先大人碑文於龍巖趙公始定進塗大闡云 ○丁卯文谷金壽恒以首相承命詣賓
廳卜相命加卜吾王考以吏判卜入又命加卜以李敏叙卜入又命加卜以申晸卜入又命加卜以呂聖齊卜入
如是者五 遂請入對問 上意所注 上特擧趙師錫名退以師錫卜入始下點文谷退而引咎免辱
以李端夏事有嚴教遂出東郊時後宮張氏新有寵宗臣杭亦方寵幸而師錫又其至親
故閭閻盛言師錫入拜由於宮緣私逕吾叔祖判書公以大司憲因台鎭闡以𤁯納上疏
各陳戒大抵之論近事而未能直陳巷議之所由然者西浦金公萬重素剛直敢言

於是慨然曰吾王聖明豈有是耶然巷言沸騰舉朝含糊終恐為聖德之累以知經筵
入講筵以所聞悉陳無隱 上面詰言根則對曰臣視君如父母既聞是言不敢不聞 上震
怒即命拿鞫公時鼎判義禁前一日開坐繼經日便作重囚金五岳以為近古所未有金公
可謂言人所難言者而世間榮辱之難料有如此夫○西浦金公性至孝自以遺腹子生不識
父面為終身痛事母尹夫人有深愛其所以娛悅親意殆類古之弄雛兒啼以夫人好書聚
古史異書以至稗官雜記日夜談說左右以資一笑自少至老而非有公故未嘗去其側其異宮
之後每日早朝往省人定時方還隣人窮識之一不蹉失公之誠孝如此而為國盡言則不以
親老自解始公赴謫也夫人怡然曰嶺海之行前修所不免行矣自愛勿以我為念聞者莫不
流涕○稗說有九雲夢者即西浦所作大旨以功名富貴歸之於一場春夢要以慰大夫人憂思
其書盛行閨閫間余兒時慣聞其說蓋以釋迦寓言而中多楚騷遺意云○丁卯月不記
上下教以張氏為淑媛時張自外進寵冠後宮巷言洶洶朝暮有廢立之事韓公聖佐以正
言上疏以節寵色愼名分防讒間勅戒仍曰昔宋仁宗流涕放出王德用所進女口臣何敢謂殿下
不能哉聞者為之縮頸 上震怒革其職傾朝迭諫方收還然猶以公名上付黄鉞使勿降官

明年壬子生又明年冊為元子張遂簒奪立人始為台危之辟凶終首鼠罪五六年安卧田舍遇
清時官至吏曹參判壽七十八世之趨避禍福者可謂枉用心矣台之曾孫顯冕參立朝惟以
含默寵祿為能事時人以其名璣字曰韓首莫言可謂忝祖之甚矣〇韓台聖佑洪壽
書受圖之姉兄也韓癸酉生與鄭相國載嵩同庚洪一日過韓韓台以九日製在明手作儒巾
塗墨暴陽試着於頭覘其宜不宜洪台笑謂之曰俄遇鄭相國於道坐平轎子而猶有多
人擁護况以其同甲而手作儒巾踴躍赴科此何人哉韓應之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吾何畏彼哉韓
方蔭仕為直長魁其日菊製時年五十二後官至吏曹參判享年七十八鄭相已先台三十年
卒福祿之脩子孫之顯又非鄭相之比人生窮達有命早晚亦各有時韓台老氣之到老不小
挫宜其作貴人也〇張氏父炯譯官炫從弟炫以大富聞一國者張氏自幼入宮稍長已見幸
於上明聖大妃察於微慮其為亂出之外使勿復入仁敬后性且嚴上亦被憚言及仁
敬薨 上以少時情愛且念孟甚仁顯后本溫順無妬忌一日稟問白明聖曰
聞承恩之宮人並在閭閻中事体極為未安 明聖曰其人極奸毒 主
上甚好之暴於吾已入則然國家決吾非不知事体之如此矣

朕也何日出無可預聞宗朕耶令事休亭明聖曰此人素爲名人日後當思量言之共
後明聖上處分後復言於上曰張氏今在閤闈終未安上以何名大之大被庵
幸張乃特恩自姿不避於中宮、、方思 明聖王訓云矣○仁顯王后事明聖至孝無
一事不適於意海昌尉吳泰周嘗謂余曰記昔親承大妃之教以爲雖古孝子之於父
母未或過此誌文所列宗行固盛矣未能其萬一也及癸巳追上號曰孝敬海昌又曰聖后
之謚爾孝宗爲大典今番尊號似若爲聖后而發者此可以驗天意也○張昭儀分娩
之後其母入視於宮中乘屋轎金學士盛迪自玉堂脫直出宣仁門見門外有六人轎問
之則曰張昭儀母也時李公益壽以持平爲連前啓坐臺廳金以赫歸報知此事勸令
依法禁斷李公卽送法吏出去攆破屋轎於闕門外直拜一日震鄰云 上聞知怒甚
命內司逮治法吏及所由并拷死李公引避 上嚴教特遞之李公秀彦以大司憲
上疏言法吏雖微賤所執者祖宗之法今殿下怒其執法而撲殺之國家無法司將焉
用之 上怒旋寢於批旨明示悔悟之意仍命擧恤典於新死法吏家李持平始浮沉
下僚自是爲名人進途大闡○戊辰春首相南九萬以兵道一擬差槐院副提學五吾

王考議政府君時在同席言道、行已罷悖不洽極逆事遂寢後鄭公澔以直言獎道
一副服之啓其中有云當初大臣防塞甚嚴及其旣沒之後曾未數月道一竟除是任
在聽聞莫不駭憤云云大臣即指府君也○己巳春陽谷吳公夢有武將納刺云俞應孚
公夢中猶能認知六臣之一佐之然試使之入來入坐無他語但曰大監非久當與吾輩同敀
故來見未幾廢國母被親鞫杖流道卒○吳公疏入上震怒設鞫即命夜御仁政門鞫之疏
下諸人以次拿入俞參判櫶名在第三吳公首入庭俞次之對曰老昏况病不省事但以
名在宰列遣子代着名疏中而已疏語曾未見聞遂不受杖而還釋李公世華居其次對
辭不屈被訊撫膝而歎曰此身歷官內外國恩浹於肥膚今日受杖何敢言痛問製疏
疏誰也朴公泰輔白首對辭抗直上於浸潤之譖四字尤發怒以此被訊最酷在諸臣
環視噤嘿無言大司諫睦公昌明反目其疏爲凶慘吳朴李諸公被拷幾殊而辭理終不
撓明日命減死安置甫出獄京城士女塡道諠譁競就便輿前願一見忠臣出面吳公至
坡州朴公至露梁江皆道卒獨李公不死後官至吏曹判書甲戌吳朴二公皆施之
曰忠臣之門李公歿後亦旌○當聖后出宮之日儒生守闕號哭者幾萬餘人其

日適增廣放榜李師尙爲壯元章榜下揚揚而出李台東彦在諸生中目見而憤痛
後爲臺諫首發己巳榜諸人削去仕版之啓惟權台伃以其榜中人引義自廢故啓中區別
○上累下備忘記暴后罪過皆出於謠搆之言寔未有親自聞者出宮之後便生悔意末
數月登後苑問宦侍安國洞何在悵望者久之是以宮禁中人皆知早晚必復而獨張僖位
以来益驕肆積失衆心迷不之知也○李揚州元龜於吾王考爲童年舊交世誼且篤
到老不衰嘗於甲寅後群凶當國之日相積之第許秩以蔭擢江華留守擬望之際難
其人以李用善治褒陞通政且有物望故入其擬不悅者助成謗議庚申被逮憐疑吾王
考於筵中爲之伸理其寃王考畏後猶以旧好往来不絶矣一日来過花郊從容語及
時事以其子孟壽新有擡破張氏母屋轎事業盛有所稱道之言吾見嘗直玉堂
一夜 上乘令入對出示宋領府事論冊元子疏曰此疏何如聖意方欲加以重罪故恩
聞群下請罪之言吾只見以爲呂家與宋家相有世嫌衆所共知不敢參涉是非 上追問
殆至達曙而對如前蓋吾輩固世所稱少論者然當朝廷變易之際乘上意下石以中
南人之禍心者豈士夫所忍爲乎吾見所見堅確不撓如此云其言頗有識見非不忠在

庵而亦知其疏爲正攻之則必爲小人也 ○ 文谷金合先允庵受後命其諸孫記其平生事業
案欲請文於允庵使外弟李湛邀於中路允庵時已被拿命次長成聞李至命子弟備
手呼草子弟以先生氣力綿綴請略成數行先生曰不然此將爲後世大議論何可草
〻叙次鋪綴無漏之手書銘語使之授李翌日李乘間入見先生曰其文字精力至死終
不能盡意金氏初則甚秘其文集之出遂不敢諱矣 ○ 文谷先被竄啓其兄退憂相合
又竄長鬐卽日發行不與文谷作訣以書勉之曰平生學道其宗意不與死生俱在亡乃
東坡與子由詩也及文谷遘禍亦有訣書而合疾方篤家人未及傳兄弟死生之際不相
知亦可於悒也 合見京洛人客每聞允庵海外消息久之不復問但時〻向壁自語曰人
之〻云亡邦國殄瘁乃歔欷太息蓋若有隱約會領者焉一日謂家人曰夜夢與
李君具合眠共朝 孝廟吾其殆哉尋卒 ○ 庚午春吾家出寓花郊七月王考禫
事訖八月仲父始免喪先往長鬐候其婦翁退憂金相合以相合之病勢沉劇也
轉往長鬐季父判書合謫所又歷候尹尚書楷于康津及還判書合以九月卒
合問訃疾往護櫬而歸尹合於其喪趍以賵賻又遣其子世綏操文以祭仲父每

語此時事曰當灵車晚發見尹汝張出城門外郊立哭甚哀曉月悲涼哭聲不
絶汝張之哭真是悲如親戚者追念同此禍亂情愛自別兩家子孫不可忘此事
也汝張世經字也十月退憂相公卒明年尹公又卒舊臣殆無存焉○李公翊
相以疾卒文谷兄雲翁壽增挽曰牢落乾坤後死悲更無餘深交親知青山
好葬如今少堪回駒原作賓辭士友傳誦莫不悲之○仲父嘗言少入金氏之門
退憂文谷相對如賓文谷或來則設客席坐於遠處不類人家兄弟相會甚
樂之情國家事但於書尺論之未見有相對講確之事意者家法尚簡重而
小歡洽矣○仲父又言嘗宿歸家早朝退憂公未起寢侍奴持朝紙先納於尹夫
人夫人受而讀之一遍訖還退憂侍奴使待起寢而進之且曰試可令李郎視之年少人能
鮮視此否盖夫人能文居常喜看綱目左傳云矣○文谷夫人羅氏素有鑑識有
一女初定婚於丹巖閔相國幼時文谷至與文貞公面約於箕城及文貞夫人喪後背
之得李氏子涉為婚宋三淵所進也其言曰安有美如李郎而不貴者乎後丹巖
監於尹監司趾善尹遇安邊府使儒寓歙谷趾齋公待往成婚敗時歷候文

谷於鉄原謫所三淵時在傍見毋岩至入告羅夫人曰閔尚書第二郎曾與約婚嘗
今至矣面色黃而唇弱視吾家李郎萬萬不及矣毋氏可潛視之夫人出而從窓隙視
之良久入三淵迎問曰吾言何如夫人手推三淵而詬之曰閔郎兄弟皆貴人也金玉
圜已映髮遇汝所謂黃色乃貴色之最李郎所可比者乎後女早死李郎亦不成
一名而卒◎農岩合早擢魁科聲望甚盛及陞通政大夫人見其初具堂上
冠服不怡曰此兒相兒之貴不似堂下冠服時居位卒不能踰此後以禍家子
弟自廢雖官到卿班而宗則終不於堂上果如夫人之言夢窩相合大陞通政
具堂上冠服入見則夫人大喜曰平日以汝爲不及於昌協矣今見之真宰相也
農岩少年時夢作詩有文章寂寞囊中草身世浮沉水上萍之句起其不祥
後果驗矣◎三淵相人雖失於擇妹婿而往往有奇中處余嘗親聞鄭麻田治
之言一日在社洞與子孟壽春到楓溪深處藉草閒話子孟曰吾兄弟中吾與吾
弟俱是窮命無足道者第二兄素盛文名新捷魁科進塗方闢人之期望後
輩中爲第一而但其骨相無可以握荷重任者精力短弱非致遠之器吾伯

兄方以舊路追世皆視以庸常而棄則真大臣哭凡百事無纖毫敏捷一〻精
神所到不獨吾兄弟中第一求之他人亦鮮匹後日當信吾言但雖用威權多遭
險難未知終竟如何衛治松江宗孫子益三淵字也〇己巳後窮聽諸長老之言以
為今日事更無陽復之望而惟李希叔閔孺文狀貌決非終於堂上者以此推之庶有可望
希叔李台頤命字孺文閔台鎮周字也李以楊州牧使南寧閔綠羅茂朱府使居家頃
是宰相果故云 〇延有曷男氏嘗言丙寅以假注書入直金台萬增以玉堂宿來話自謂
能解紫微斗數欲視君命數時舍季新擢柑製且令書出生年月日時按方法
錄出小紙諦視良久咄歎不已曰佐事〻〻而人大抵皆卿相之命而自明年至甲戌七八年
間如黑夜以運言之則宜死而亦不死者寧謫而非寧謫只是終年安坐無事云此
何理也適甲戌方可論宦路通塞居則將兵諸曹中為禮判者最多季則為清職
勝於伯名位又似過之丁卯遭之貞台悉未免悉遭己巳禍變髮年況鬱而身則
安閒一如其言後甲戌又遇於政院語及此事歎其如神 金台又令書出八字久看而
笑曰其時偶然神通過矣以今視之七八年間數大抵不好而已前頭宦路則伯不獨為禮

判雖兵判可爲之多年秉廟堂之權名位又未必不如李也第観之其言然始皆自驗
○老峯嘗言實成小字卜者皆言勝於吾前頭不知做何相業勝我而以今観之妻宮
已不可與我同日語矣時老峯已大拜實成丹若令小字也幼時文貞公亦甚愛之嘗
曰實成雖長成提川山谷間必爲政丞及長冕重稍不及伯氏堤川閔台先山故云○老
峯嘗曰卜者又謂致成當作政丞如此糊塗大臣時國事將如何可笑致成文孝公小字
也文孝公當國時以才臣見用使老峯見之以爲如何也雖言論風采遜於老峯而其仁慈
祥愼大得民心則反復勝焉老峯刑杖嚴酷爲軍門都提調時將校有罪下中軍決棍
決棍後又捉來審其重杖與否傷處不甚則更倍其數而杖之受棍者顧謂其執
杖者曰須猛杖我使免再棍一日有人以此語告之老峯惻然曰人孰不愛惜肥膚而
自願猛杖其情可哀我之刑政無或過酷否自此稍寛之嘗親問禁衛敎鍊官之言
渠以公事往謁都提調入三清洞口便覺頭痛如蒙三重鐵甲出後始覺有生意
云三清洞老峯晩年卜居也○老峯一日見小報有李師命刑問幾次承服云云公驚
駭且爲流涕曰此是故人之子何忍見此後必於精神荒亂之中爲群凶所吹誘意

其式生而不知其當死也可傷也時吾叔祖打愚公酷被誣衊久在囹圄公每語及嗟
惋曰吾自少重友道今見故人抱至冤困於縲絏而名爲大臣不能一言訟辨尚可謂
生在世間耶公嘗於校理時金監司澄以魚川㕘訪爲御史所構坐贓公屢疏伸理
其爲朋友急難如此 ○ 叔峯在謫中聞大君生大君即張氏墓立後第二男也喜甚曰自
古人之善惡不係世類尚矣幸而成立則宗國不孤單矣其所以喜之者寔出於公心遠識
豈常情之所可及哉 尹參使翰周言嘗事先城於軍門數十年未嘗見喜怒之形
於色一日在訓局怒一將校棍打之辭色稍厲顧謂翰周曰汝識我有怒意否仍歎
曰吾其殆乎人失其常性鮮有能久者未幾果卒 ○ 叔峯爲咸鏡監司咸興城中舊
無井邀得地師相地得可出泉處定一將校董役鑿之數日而水不出將校來白公請寢
之公厲辭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事貴有終何可中道而廢乎勿論日之遠近多
小不及泉則不止將校退而董役益勵未幾日而泉源湧出役者僅出坎水已滔滔
而盈井矣作事有氣力大率類此 ○ 顯廟實錄改修時西河李公敏叙爲都廳堂上
敏叙世族之惡事當書於某年條人皆難於爲辭多有故避者一日敏叙趣坐呼郎

廳執筆自呼以書曰某月出李敏叙爲羅州牧使敏叙素有心恙嘗在玉堂直廬夜忽引刀自刺其腹名士耻與同列以是出補云云辭氣自若見者歎服蓋聞李台心疾時李希範近年適伴直目見之每追道其時事以爲近於夢魘云云 金台佐明聰明絶人嘗以兵判赴禁軍試材坐例爲録出馬毛色且書馬主名後又赴試材坐有一馬逃出到廳前台見之曰此禁軍某之馬毛色也馬主投來問之則果其人毛色亦皆無差違一軍皆驚焉 嘗有永寧殿修理之役金台佐明與金台壽興同爲堂上時募僧軍赴役朝來群僧皆會被點午間負土以來金台輒曰某寺僧名某者所負土最小當被罪箇箇無差錯金台壽興方爲戶判曹吏抱秋後年分定書以進台一遍閱覽一遍呼書関于草某某邑田起者幾卜幾束陳者幾卜幾束不更取考而呼書甚快金台佐明在座異之使持元状對校無一字差相顧歎曰台之聰明誠不可及戶判曰田政固無難而如台一見僧名而能摠其大槩一一認其人吾所不及兩台才能各有所長而挽近以來似此人才皆不復有聞矣 老峯性甚好精嘗作一草堂出役才訖不日塗紙而入處有人語間偶道一柱差偏於東邊即輟而改之其作事不苟如此李氏

之貞令則異於他室但曰為完足矣○老峯趙威寧時到歸陽驛以不善接待啓罷
楊州牧使以舊例監司守令無役我道故也未到任而營下皆警伏後為此事者未更
有聞○老峯集中與季書云吾輩行止皆是自衒而求仕者自衒者決不自出此語如免
峯可謂賢矣○吾外高祖考慶州令仁祖癸亥以後長入永肯首望己巳年間沈東龜以筆
諫劾其老耄不堪曾祖考視營令雖忝玉堂錄而久沉滞不振乙亥世子冊封時以相禮
陞資此亦由於妹婿樂靜令宣力而得之至老峯兄弟砥礪名行播望甚盛以致清塗弄
貴靡不歷自以寒门冷族致位至此其謂自衒者蓋有所由發也○老峯在婦家時澤
堂李令植以大司憲為見東陽尉見新郎問誰人曰此吾孫婿也曰願以紫微斗數論命取新
郎八字久着說謂曰少年後日當為吾官無忘是言仍向東陽賀曰得如此佳婿豈易易耶
老峯後為大司憲每道此事曰澤堂望重人憲長是吾家近世所未有者吾於其時雖聞
此言誠不敢信其致位如此今其言果驗不知今日少輩視我憲長果若澤堂之不可企望
者否名器日輕恐不能如此也○慶州令素簡嚴寡言笑趙令錫胤擢及第壯元以新
恩到府令別無喜色又不多言但賀其科又問其行李盤否此外惟清坐相看適家

人傳道其無味其氣像畧可想矣趙合後為名人歸樂靜老峯初拜大司憲適值子

女婚嫁日歸女多會于內舍老峯呼兒子曰今日趙大提學宅姑婦來臨否吾初拜大司

憲汝可入告也及還出問趙姑何語曰聽之而已無別語老峯歎曰此職極高美又是之

吾家近世所未有者孤露以來遇榮無可告處此吾所以告慶於姑婦者而趙姑泛

来屢為此職視如尋常亦不知為可喜還可懼也〇樂靜公之文固明剴敏達而未

必高於人特以其人如金玉素負峻望孝廟初服清陰愼齋二先生論當世急務以人

才為先而必以合為第一及清陰為文衡薦望首擧合遂由通政陞嘉善蓋自吾

文衡之進多取人物不專以文章也〇先子聞命卿宰別薦人才擧鄭世規者多至五

六世規時為安城郡守特除忠清監司是冬虜亂南漢圍急四方絕勤王之士世規

獨率兵入援至險川大敗堇以身免然圍城中初聞援兵之至從中至有殿下之臣惟有

鄭世規一人之語（此語見[illegible]甲之言）以是有寵世規又是南人上方為扶抑之論擢授銓長趙合錫胤嘗言

其不叶人望至是為吏曹參判恥居其下上疏力辭復申前說上怒其伐異竄江

界尋宥還樂靜家在衿川之時故常渡露梁作行一日隣居親友來告於其

父監司令送虎曰今午渡露梁見令子乘一船從傍過去忽到中流遇風敗沒船中
人無一免者令須速遣人求屍也監司令了無驚意曰吾兒果於今日有還家之期向
暮不至固可疑然吾兒決非輕身涉危者君必誤認矣其人言吾既目覩萬無一
疑監司令終不信到夜中樂靜至言初登一船見人物多載慮非萬全還下津
頭待他船始濟其人亦非誤見之初而不見其還下也其父子相信人不可及為人子
者當以樂靜為法○覘翁令性仁厚謹慎裏年新免喪重拜承旨明欲肅謝
命家人取令服來衣之且具帽靴習儀四拜於房中兒孫輩從傍竊笑曰祖父向誰
人拜乎令不答從容拜訖始呼兒孫進前謂曰君曹勿笑也老人三年草土之餘不閑章
服初入闕庭易致失儀故習之耳小子亦有習容覘玉拜遁出之之禮意本如此汝不
闕耶○覘翁令當仁祖國恤過成服後還家以騣帽子不用之故子弟以絲作家懸
之於樑間已而有喝道拜報李司諫慶徽來入拜令因邀兩亂出廳事穩話令
卧而聽之則老峯兄弟向李曰君令服具前導似諧甚笑袖中有何彈文李笑
曰是無有方欲借作接長矣仍叩問甚急老峯曰大事偶未思得但以目覩言之某

官某人國恤成服之日白布笠下垂然着騣帽子事甚小騣雖是微小亦可論也李公

曰第爲我草成啓語弟執筆伸紙兄呼之其文未及卒編谷捧自房中出來頭着騣帽

子蓋自取樑間所懸着之顧謂李曰此胡大罪舊官〻職非如居官御易罷易復之比

鄉人平昔得一官艱難積仕坐計歲月只願得一邑雖是國恤倉猝未及變通因前權

着出於不得已也居若以爲不可不論則須先劾老夫而次論其人也二谷見谷出慍眣不

敢出一言停筆而坐又切責之曰汝等乃爲此積不善之事乎二谷裂破啓草李亦

無聊而退斂盖谷不自着騣帽子則無以折二子方張之壯氣故也其厚德如此○視

叅谷年近七旬丁母憂執禮甚固不以年老小懈嘗背腫幾危諸子苦勸薑桂之滋谷

勉從之臨食命諸子屛避曰吾於汝亦慚不忍對食須勿見之旣而諸子從窓隙窺

視則谷視若呑藥然淚緣白鬚且泣且食噫病時從權義當如此如谷眞所謂得天

理人心之正者矣 ● 吾王考嘗曰閔視叅谷若與吾晩悔府君相得驩甚以上家

風忠厚大率與吾家相似惟忍齋兄弟性稟得之於其外氏者多殊非本家醇謹之

風云○仁祖癸亥反正之日延原府院君李公光庭爲吏曹判書開政於闕門月廊

此是反正後初政人皆聳耳觀延原是東人故終不用東人諸勳臣方在闕庭或奮臂
或援劍言曰此為何政而李某乃敢爾耶延原晏然若無聞者少不動色呼望自如翌
日竟以注措失當劾去象村申公欽代之延原英含發越且多才能觀於此一事其膽
大亦可見矣延原是老峯之外祖也○嘗於外宗家旧籠中有延原公襪子紙本足
様甚大以尋常人足様較之則其大倍之謂是閔觀察公夫人每於其生日縫成襪子以
送其見様尚在云矣○昏朝時驪州牧使名不記貪濫無厭完平李相國元翼
寓居其境下村名偶是仰德州人作詩曰仰德村中爭仰德清心樓上不清心州有
清心樓故云○完平李公當昏朝時退居驪州一日有紅袍負馳到時鞫獄頻急家人
望見錯認為金吾郎驚惶罔措及到門乃　仁祖反正即日特起公拜領議政史官來
宣召命也公始也處之安閑終亦無喜色但聞反正者為誰曰綾陽君也公遂高枕而
卧半日深念而後始迺出迎史官問其日承命造朝都城自反正以来已歷累日而人
心危懼莫知所屆及聞公由東門乘肩輿從之而入市井傳呼曰完平大爺至矣自
是人心妥帖公雅負重望故其鎮物之功如此○完平為領相時白江李公敬輿以

舍人回合事合要與閑話卒然問曰舍人亦嘗有恐爲小人之慮乎白江起對曰敬輿雖甚無
似立心制行妄以君子自期尊向忽及於此眞曉盛意之所在也完平愀然久之迺言曰吾
歷事屢朝閱盡萬變凡在出身之初誰不以君子自期而小人坑坎只在面前一言失則墮
在其中一事失則墮在其中以吾所視同行而不墮其坎者蓋無幾矣是以吾位躋元
輔年過八耋朝暮且死惟恐一言一事之失不免爲小人之歸惴惴然如蹈春氷況如
君年少新進萬里在前事變不可預料但以一時妄意而不知君子小人之分相去
只爭毫髮何處世短而言之妄也白江以失言慚謝退而語人曰吾輩平日猶拘於色目
愛敬之心未至今以後迺知爲賢相也○宋谷夢錫素負士林重望嘗一拜完平公久
聞其爲名下士倒屣設席而迎之及爲大君師傅復拜台台見刺紙良久許入入見時台又
不起禮待懸殊台退而嘆曰吾今以後知士之爲貴役營營於舊仕者抑獨何心後擢第未
分館即拜翰林○象村申文貞公進拜領議政其族人有來賀者公愀然曰吾無德堪此
顛沛必至此已惺恐而目下所用之文亦甚急豈不問切族人曰大爺旣經文衡雖是謙辭
豈有丞之之憂台曰大臣所用関係重大非文衡之可比官無大小在於設時則

上有參判三書猶可推諉三公亦然左右相固亦同位而百責都萃於元輔是以所用之文尤患不足矣合所謂文字蓋兼見識而言今之大臣全不讀書而猶不知憂難寔哉

以上十數条不必的係此間特以其時不見朝報於時事漠然無所聞

知偶以幼時所聞以類相比錄之於左外氏事寂多者以其慣聞於外家故也

己巳廢妃時領議政權大運等庭請還收半日而止李萬元以臺諫獨爭執極邊遠竄配郵州未幾見釋○嶺人李東標退溪傍孫己巳廢妃後以臺諫承召路由竹嶺途逢傍有酒幕老婆數人並語官人辟之曰此毋且坐一婆應之曰此是無毋之世呼此毋何為東標偶聞之大慙到丹陽陳疏經還自後上疏動扶名義甲戌改紀之後仍擬副提學之望屢除官不就○李涵兒中以孝行登薦剡者以其居丹陽故其家得盡還集視之與人書有吾輩己巳以後則難免得罪於論議之語自中合論亦不可謂全泯也

昔清陰先生當癸亥反正之初進議謂東人亦當盡收於大北之流而一切錮廢他議以為如此則人心不服不可不稍存區別清陰之議遂不行己巳後南人若治之以大北一如清陰之論則視昏朝東人其罪有倍蓰亦不敢辭而甲戌初南九萬白上以為己巳事屢令出於

聖上在聖上之道不可專罪辟下以至希載亦不誅則他尙何說信乎陰陽消長關係
世運有不能容人力於其間也可勝歎哉 甲子而契大昌諸老諸鄭遞留之後尹極不復在旌招
之列矣至己巳群凶得志始復舊踐臺顯爲大司憲時極居其副擬尤翁謫行中路祭
沙溪文所謂小子有此行極乃騫騰者指此也○尤菴受後命是翁季相合端夏謂
古聖人未嘗爲人所殺此本朱子語而見於語類者也吾輩平日篤信尤翁以謂真聖
人今不免小人之禍或者非聖人而然耶至若心善而棄 畏翁心善自少有之嘗聞儕
友語以爲先人班馬文章程朱道學汾厓中人最在座矣曰文章則聞之矣道學則未
也畏翁自謂爲十無狀不能闡揚先美儕友中至有詐侮之言生亦何爲自此廢食臥
病幾至數月儕友咸以爲寅伯使季周死世安有是事勸寅伯避辭得以無事寅伯
申字季周李字也○余嘗以史官遠之與輔德朴行義同在禁推中言及己巳事行
義駭而多氣好諧矣自謂己巳更化之初朝事則己未及出身不能知而吾以大學掌議主
張士論矣吾笑問以是正論主張者何事朴曰淸論也何謂正論曰上何號曰南岳先生自還
之請也問南岳誰人曰李玄逸先生之大賢之號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而強爲不知而問

之者偏論也曰其賢如何居能見其德容而誠心悅服否曰雖未親炙而聞風景慕者
久矣且西人中亦多有招還儒賢之請吾輩何獨不然盖陰詆西人之言也余笑曰爲
彼此對較而強爲之真古所謂充隱者也朴無以應盖當時以儒賢待玄逸禮遇甚隆
及来言議擧止動多貽笑最後南人輩乃言曰玄逸兄嵩逸廼真孝者也不幸早
沒其弟大不及於其兄而爲衆之充數而来耳○張氏僭立後贈其父烱爲玉山府院君
追贈其三代且命賜苐交屬知製教崔錫恒製進首句有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云云餘未悉記及其出奏請使也必欲以西人充差故前持平權持爲之○上嘗夜對玉堂
諸臣令各賦詩柳命天之子載以不文名應製曰玉色寧容偽金盤自生真正所謂特
以對好故用之也人傳笑之○湖南儒生金日晋上疏詆時事有曰紗燈引歌管
天辟之得志後便矯揉日以遊宴爲事於此一句可見其槩日晋竟坐此竄塞外三
載始宥○己巳後五六年連歲豐登南人則以爲西人時殆無歲不歉而吾輩當國便
若此天意可知西人則以爲賢人無祿於朝退而耕農爲業連豐殆天所以相吾儕也噫
天何嘗知有西南色目耶可笑○金益勳七十之年屢被拷掠而終不屈而死及屍出

獄門死於庚申壬戌獄者諸家子孫欲食肉報仇持長鎗堵立都市俟光城李子鎮瑞素稱有勇力而出爲益勳孫者在後令麾族有力者負尸而出自後長釖護之歸家終不敢近 ○ 金公鎮龜兄弟三人俱竄海島辛未上特命釋其季鎮瑞遂成一場騷動既而寢息然陽復之說則已見矣 清安人延最績以前監登上疏論廢宮事上震怒親鞫以毋貫魚頓序之語發爲問目最績受屢次刑終不屈而死死之日上謁 聖取士李寅炳爲壯元一榜遊街自如國人非之其榜中人李東彥亦 ○ 海昌尉吳泰周獨變後不敢處主第奉母居西小門外宗家舊宮人猶不敢全廢問中問候癸酉年間上於小行覓貼餅餅中入一詩以送之年久不能記而大抵多悲悔之辭海昌甚悲之然陽復之兆已見矣 ○ 韓重爀構之子也構善詞賦始與清城善後附小論官至承旨重爀少負氣以豪族與金春澤等聚銀貨陰圖揆局機事泄閔黯白上發其事下獄究治干連者屢十人獄幾成上以萬兩緡紳盛出之春澤光城之孫鎮龜之子也 ○ 申台汝哲三朝宿將雖釋兵權而闔門恭威有虎豹在山之勢群凶忌之不欲其在京既出爲統制使遞還未久又出爲北兵使合於歷辭鄉時不去前導或乘平轎直入其門內而知其故犯亦不問之往赴又爪遞而還甲戌四

月二日夜三更上特拜令訓鍊大將宣旨促召令秉甲而進以備非常上先使宣傳官取
李義徵密符而久不至上特下內左符使令伊之以俟右符之來令申嚴宿衛帖然若無事
者又命摠管禁衛御營事令萬伊三符一國兵權盡歸於令論者以為國朝三百年來
所未有者上下教命復中宮位張氏還處後宮時朴泰淳為同副承旨倡議以為此國家
大事不可草率為之宜徐待大臣入來商確而處之李令世白以都承旨不可同參覆逆
之啓及領相南九萬造朝啓於筵中曰今日諸臣惟當以復位為幸降號為嬪而已
有何商確之事乎若欲商確則是子而議母也遂寢會議之命玄石朴相令上箚
請諸承旨及徐兵判以下令有司議處有司請拿問則命重推尋因大臣所達並罷職
李令世白不獨以無識見非於令議其內從震岩諸令嚴辭以斥若待告絶者然李令
深自咎悔作詩而自訟○當是時兵判徐文重倡議與諸宰會于敦寧府為疏槩言
八年六年維殊其為母之義則一也其意以中宮若復位則張當廢宗欲為張氏還収廢
也文重令其侄子宗泰草出疏本久而未成促之曰題不好故文難成耶識者笑之曰彼雖
牿喪良心而猶自知題之不好耶李令徵夏以布衣聞而駭之注見文重曰此事不論義

理但以人事上言之若以諫廢張氏則其待以今日爲不可耶此宜深思此宜却顧勿輕爲
之徵夏之重之外從也之重不聽時宋合光淵以前監司在幸州閭之馳長書力言其不
可諸宰皆散疏不及上而徑罷之閔黯等既黜韓重爀諸人脫死得生而猶未出獄門
南九萬以首相建議以爲此輩嘗當復局之說貽累聖朝決不可赦重爀因杖死金春
澤久而得釋猶屢被流配株連諸人朝官則多錮廢所不用守經者之言則以爲國家事
非儒生所可干與其意雖爲退邪進賢寔地當事之欠正大不可爲也右之者則以爲彼
以當復中宮爲名昔之散宜生爲文王亦行此事可賞不可罪矣此爲一塲大是非而彼大
臣者則緩於謀廢國母之爲賊而戮於所謂當復中宮者持之甚力雖自謂杜邪徑消後
患人誰信矣語其題宿則只是要得合論之名以覬後日之利可勝痛哉○吳道一徵
灘相合之後孫徵灘朱溪高弟已是知舉中二先生黜文廟從享時道一爲清風府使
受由故家本府空官時使行出享之事遇便即還官合議莫不唾罵甲戌改紀之初
辟少當軸道一積負疵累而人無敢言者復爲吏曹參議欲弄朝權務爲植黨羅
鄙近利者故之或有多被詬辱而不知恥者○李高原時亨即延平府院君貴之側

室子也性慷慨好名節有父之風以其嘗為外王考幕屬故余從幼時相熟甲戌初到吾家言論忼慨無非憂國之忠攘臂言曰今日朝廷雖曰更化而實則與向來無異如吳道一者揚揚於要路尚可以為國乎語輒或至嘔血 甲戌初國賊張希載有嚴刑得情之命領相南九萬陋引入議之法請勿問而宥之其私黨從而和之曰此深長慮也申大將汝哲武人也獨言希載謀害國母在法無赦今為世子私親而徑宥則是私恩也不可以私恩廢王法也以判義禁屢入對爭之甚力然 上從九萬言希載不誅遂成國家無窮之禍 玄石以岩相被召入都首相方營護國賊擧朝靡然自玄石赴朝爭來從惠而門人如李敬庵行泰諸人力主正議玄石之論遂定首擧宋堯淵陞資拜吏曹參議一隊少流如申琓俞得一從而化者若而人韓台聖輔即聖佐之兄而在門高第也吾王考為銓長時除慶州府尹蓋舊仕中峻望也為吳道一所劾罷甲戌其繼子配夏為台設壽宴台出座見吳道一居座左意不預顧謂其子曰吾老病不能接賓客汝既邀來須作主盡歡而罷也韓台於父子間有極難處之端如此舊在時已有往復語在文集是以士流目配夏為悖倫之人閔台鎮遠在春坊直所聞配夏為說焉恥與同列遂自罷去 上於通化門內禁苑作

小亭文武科謁聖之日出臨以視之歷臨大路之武庭榜諸人皆下馬步過憲台金顯
上疏論此事力言其不可上命即毀撤其亭人謂盛德事顯以此得直臣名後忤當
路竟出補蔚山仍卒相玉之父也○玉山府院君神道碑大提学權愈撰刻石立墓下自
戊後無人言此事者至乙亥持平崔啓翁上疏請撤去僭碑上許之其疏又斥南九萬
請誅希載士論多之崔是南原人承旨入京及啟道經全州李尚書秀彥方左遷爲方伯聞
其至大設供具於萬花樓上以待之出迎與語語間崔偶説路中過尼山拝明齋云云李令便
瞠目不應私自微語曰吾則聞其疏有可視故出見之所見不如所聞不勸客而連引三盃
痛飲之不復與語命下隷趣放崔坐對天皇主人先去無聊而退崔本疎率且不閑世情
尼尹又其姻黨故其言如此○申判府事汝哲當希載之獄終始守法且李義徵與希
載同罪亦當誅而用大臣議安置絶島申令亦爭不能得尋因臺啓賜死義徵之子弘渤
怨申公次骨必欲甘心而後已丙子姜五章者投匭告世子外家墓所埋凶事以申令家奴庭
先戶牌藏在墓上 上親鞫之申令時爲兵曹判書席藁待命于闕下 上還給所納符
且令勿待罪而令不敢退首相南九萬言本兵不可久曠請遞之上不許曰子惡父不知奴

惡主不知者古亦多有之矣相臣柳尚運申翼相等申請不已始姑遞應悳先受九次刑無一
言而死時禍色叵測親知亦莫敢相問而公處之逌然上命以重賞購作變人有告者吏設
鞫張家墓奴此輩言業同果衣粮留墓前自謂數日後當有變恠其日果得埋凶之物業同
者希載奴也法當窮覈而九萬尚運等以為不可以疑似成獄上命釋業同勿問尚運拜謝曰
不勝感激三司力請嚴鞫始許之業同被訊自服盖言希載家自作木人而使人誘致應悳先於
酒家乘醉窮其脾意欲嫁禍申仕去其兵權因網打士流而弘勣宗主其計云雖是辟凶盡伏
誅希載業同至辛巳始誅 李弘勣妻不知誰氏子自弘勣被逮絕粒屢日及弘勣屢次受
刑當死自出嫁時衣服沐浴而服之聞弘勣死即飲藥而死不煩襲具仍以同葬元惡之
家生此烈婦亦可異也 甲戌以後士大夫懲於斬伐之禍務為避剝害之計當國者專
事掩護國賊以覬後日之利士流中竹泉金公鎮圭趾齋閔公鎮厚數人獨持風裁群少甚
忌之顧無以為辭以嚴畹于頹時政為負持之資微此二公則公議幾乎泯絕矣戊宋太學
儒生得請還尹拯而以宋公相琦嘗在章廟時叅趙正萬所拯之疏而今為大司成遂成伯逐
之計齋生仍此多被罰司諫鄭公澔欲泝源而正其本上疏論尹拯事曰今日齋生之所

尊崇者即前日背師之人也古人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師義之重宗
與君父無異今尹拯自少受學於文正公宋時烈之門四十餘年其開發誘掖之功無異父
子而一朝挾其私憾誣詆凌轢無所不至誠古今之大變也故相臣金壽恒閔鼎重深憂
民彝之斁塞世道之乖亂以不可復待以儒賢之意陳達於榻前聖明特賜俞音斯文
賴而不墜士趨庶幾得正其後尹拯為己巳群凶所推奬復通顯路至于今日因循不改
其徒尊尚推仰無所不至而殿下所以待之之禮亦甚隆摯則致國是顛倒士習乖悖其
流之弊乃至於逐去師長則正所謂步亦步言亦言者斉生獨被儒罰不亦冤乎苟不
清其源而欲潔其流則臣恐甘罰百人終無以正士習尊國體也云自拯背師以後凡在
吾黨孰不憤疾而形勢鴟張禍福立隨人皆敢怒而不敢言者久矣其能痛說本事豈
伍忠衛鄭公一人而已士論莫不壯之 當鄭公疏論拯本事也 上怒甚下教曰無論是非
既非公家文字則當時大臣之推而上之朝廷大是失着未聞平地波瀾大起至于今悔
恨矣去年閔公即其追奏之大臣也故其子鎮長以戶判上疏悉暴本意仍曰申
收初銓曹之擬用尹拯全無曲折乃循己巳餘套視前日君上都俞之言不啻若弁髦

朝家之待拯可謂太厚矣臣嘗隱痛在中而訓不欲指摘事實羞紛紜澋瀆邇臣以至
於今〻聖教之嚴如是〻元臣春〻憂國之意反爲推波助瀾之歸臣之叩心呼狂當復如何
拯黨趙徽祥李鳳瑞等迭起詆詬有曰今日之斥拯者徒知師生之義不知父子之恩合連章
下之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子主恩君師主義恩固有時而權義〻亦終無所逃假令爲人臣者
其父不得於其君而遽自疾怨彰君之過公肆謗訕則其將謂孝於親而恕其不忠之罪乎
又曰若使拯識知其師之學又於純正則四十年出入門下所講者何業而王伯義理之說始發
於私怨既形之後也儒賢之所以爲儒者以其見利明而處義精矣於是而有失焉則何
可猥加於儒賢之稱乎蓋閔合性寬厚言議不喜矯激而義理太虛其嚴如此又奮私校
同春先生別集〻中有南九萬尹拯祭先生之文合手抹其名曰九萬得罪名義拯獸敗倫
紀〻并不可存也○丙子大飢朝議以尼岸合嘗主辛亥賑事〻忘身盡瘁以其子鎮長差賑
廳堂上合殫心畵活民得以不死每軒車過市〻民皆攢手曰活佛

三官記牟下

戊寅歲大飢臺臣朴泰淳首建請糶虜中之議廟堂相確講定主張則大臣崔錫鼎

奉行則戶判李濡也丈巖鄭公澔以執義入對袖劄以進曰方今國勢凌替人心陷溺義理

都喪春秋大義不知為何事遣一錢歲猾猾無策忍以忘讐忍怜之心靦然偃嗤柞忍痛

含冤之所使我東方億萬生靈既盡推填於溝壑之中又以孑遺之殘軀以納諸虎狄窩

獸之域而舉世恬嬉曾莫之恤言念及此直欲痛哭而流涕也 上和顏而賜答曰今日此箚

議論終不可無也今退而合啓請罷大臣又請罷李戩 上終不允 ○ 虜許粟以船運虜粟

屢萬石到泊於西路戶部員外郎陶岱山領來朝廷選才臣擇趙亨期為戶曹參判往接之

境上虜差抵書國王書末稱損弟陶岱拜 上見之怒甚夜下嚴教於政院治儐接者受

送慢書之罪中有江東寸刃之語而直中諸臣皆莫知為何語獨朴弼明之子師洙年十三隨

其父在禁中直廬知之曰此孫權時張昭怒魏使邢貞而言曰謂江東獨無寸刃耶此在綱

目某卷取玉堂書考之果如其言[illegible]是師洙未冠而才名甚盛及長以文鳴早闡科官至吏

判是歲八路癘疫大熾民死亡且盡人皆以為唐末之害云 ○ 時海州一士作詩云聞道蔚

山粟東輸五萬斛莫饋海西民首陽薇蕨綠此詩盛行于世 ○ 武金字文甫家甚寒微

少以文見受知東平都尉鄭公載崙知其有才勸令為文以業屢鳴場屋遂擢文科

戊寅以前縣監上疏請復魯陵人謂比論出都尉命百官廷議咸無異辭獨南九萬立異上斷
自聖衷命奉縟儀南以為于今代數雖已及祧蓋言其位次當從魯人之順祀路在先廟之上
先廟洋洋之靈若念疇昔之事想必驚頷怵惕不能自安於陟降庭止上有魯山亦必愀然怛然不
樂於芬苾之享亨神理人情夫豈相遠乎農岩金文簡公與人書云南相堅持異議而辭意極
狠愎全無惻怛意思亦可見其人矣申歷騎曹郎官至晉州牧使○己卯榜之始出也時稱得人之多史
官前頭議薦時李聖輝當為首薦朴弼渭當為末薦云云惟以宋晟等數人為殊常矣故榜第三日
臺啓發弼渭等宋謂先進狠損而還之始李坦以臺諫入試所坐帳外見魚有鳳呈試券編某字號其名下
士故心識之及其榜入遂意謂魚為及第至圻號則乃宋晟也疑心自此而生退聽人言多有可疑遂發拿
之啓○李聖輝為司饔奉事與李碩亨為僚李即青蓮後孫申汾厓之婿也以善相人聞一日請論相
李泛然而應退而語人曰鵺卿之相猝然貴反為賤又若有贓相發動者然雖未敢為渠直言
而良可異也未幾科獄事發人皆以為神鵺卿聖輝字也○李公碩亨於吾先人為姨從
戊寅正月來吾家相季父曰今年内當擢第而未月數尤好二月設柑製内舅朴南半
之喪出於正月晦間而縣人阻源漲訃書始到於柑製設行之夕若少先一日則不得赴

擧矣榜出果爲魁科擧自有定數非人力之可容也○洪尚書受灝己卯自試所罷
歸言曰在試院時夜深眠便覺微有弄若穴裡紙稍拜者然問侍者曰何拜也對
曰拜在第五試官金應校房中也使人視之金猶不眠燈下取閱疑心落幅而自讀
之蓋處其有失人之才也其識心與筋力俱非他人所可及者金應教即鎭圭也○
余於是歲俱捷大小科發解方外盛傳今科進士壯元某必爲之閔叔鎭周與洪公同
入試官語洪曰某君文名方籍甚於二所居高等吾輩當合力降負方爲惜福之道也
今番大科亦或爲之亦無太早乎及合榜一所試官李彥綱迎謂之壯元眷望之人見落
於吾兆輩之手中雖免失榜矣洪公敀而語此事曰欲求見汝名於榜尾而亦不得擣文令公
之言可謂處之太過云前輩處人以德於此可見矣擣文閔公字也○擾栢堂李公畬辛
巳秋有疾甚危而疑數子弟之憂少弛方送醫停藥謂將復常公忽於叢中搜出一古紙授示之
曰此吾十餘歲時有神僧乞米來過爲我推命而書出者也事事奇中汝曹且觀蓋此一紙都是
編年自及第至加資之歲皆無一差已巳云名流萬歲血食千秋卜相之年則云位近三台差跌一步
至今年則云辛巳下半是大限公得此後深藏所佩囊中時覩之不令人知之子弟輩亦初見

柰不知有此矣數日後疾卒後加劇竟至損館（李台堂下淸官只是宋注書及臺諫而已多
歷州府晩始得北伯有物論吾叔祖判書台在廟堂周旋於大官催促赴官當時吏曹判書卜相夫
豈夢想之可到也哉官塗升沉之不可料如此夫李台色目初不分明自己巳立郎世人歸之於老論
一為銓長扶抑自可見畢竟以注擬間事被論於李鳳瑞遂成老論其子廷晋蔭仕為郡守
能繼其志宰德山時竹泉金台鎭圭謫此朝夕過訪極其勤款乞得其翁墓產及廷晋沒無
嗣取廷濟子昌元為後遂棄其父而不用甚可傷也（辛巳秋仁顯后薨己巳凶黨亡女意張氏
或復立前判書吳始復私因宦者趙時見問禧嬪服制如何李鳳徵以行司直上疏首言
聖后以痰腫升遐翟幃遂空中宮後宮當服居毋齊衰而禧嬪曾為后與他後宮有異
服制宜問大臣而處之上遂以令議曹稟處為批一邊人莫不雀躍而往以善類摧沮莫窺上
意之之翻狂時鄭台維漸為執義獨發李鳳徵削黜之啓上即允之群凶由是稍長及咀嚥事
發上特賜張氏死李東彦始發鳳徵竄配始後拿鞫之啓仍為合啓請南尹柳諸大臣罪
論者以為東彦諸啓固可謂敢言之士但如鴻毛順風萬萬不及李鴻之一啓云李鴻維漸
字也未及陞通政而卒人皆惜之（辛巳上下備忘記引鉤弋故事使張氏自盡政院玉

堂夜請對承旨尹趾仁縷縷千餘言力請還收李命世以假注書執筆出位諫曰殿下於己
巳之禍旋悔其過今何可復爲此擧耶 上厲聲曰爾何敢以今日事比己巳乎命世又陳所懷
未畢 上命罷職時適值史薦之時吾仲舅及權尚書尚游爲別兼春秋上下番以下番注書
罷職之故追命上注書金始煥取閱今所草正書堂後日記 時朝廷宰執以下莫不敢爲全
恩之請及張自盡後又上疏請保護東宮洪判書受濡以都監堂上出往山陵其疏差後於人
一家親旧以禍福恐之最後又不免陳章當時毅然不動力主鞫事者惟李台世白一人而已
世白本是流俗宰相至是處事正大士論咸啟之● 當仁顯后發引前二日國舅本家婦女
例爲入闕時張氏已自盡朝廷請保東宮之疏殆無虛日自上特召東宮戒勅之曰毋明汝當
往郊外送梓宮而啟汝今則年已長矣非比向來幼小之時一動一靜萬民所視瞻其中視聽小回
易失威儀況諒陰之時尤當有哀戚之色或有失笑之事尤歸群矚不可不深戒也丁寧委
曲事至更深心慈之德可謂盛矣群下妄以私心生疑不知天地之心至合而前後處置俱合於理
也入闕婦女多竊聽而傳之者曷勝欽歎○李台畬拜銓長物論翕然初以親有遺戒
使避要路故力辭不就及上批以親雖在不必固守敦迫甚至而後不得已應命一政中除守

令多閭閻卑賤之人士論惜之吾季父以正言引漢法市井子弟不可通仕故遂河東泗川光
陽三倅論者以爲真士夫之言近年内無此啓云○任合墮已於數十年前傷屋號稱宗才蹉
跎不第任爲司饔僉正洪合受時以少時詩伴爲承旨聞任方在直所邀與共話玉堂吳命
竣適過政院怒任之不爲避出大罵叱之曰古時則舊官見名士不敢同座矣捉因該司吏洪以
吾所邀至爲説勸解而不能得任館此羞辱而故不多日擢謁聖及第人皆快之余於謁聖
唱名之日到御前見一老翁先至在傍怯而問之則乃任合墮也蓋余生之年任是四十一歲人
與之同年豈非稀貴事耶後聞任於庚申歲將親庭試夜夢自天降蘭花二盆有人來致
其家而云一盆則已傳置於鵝峴李監司宅云當時先人之名籍甚人謂朝暮且第故任意
或與之同榜詎料天意使之遲待其歲新生之兒同榜於二十三年之後耶科題又是猗蘭操其亦
奇矣後任合官至參贊入耆社○吾榜中異己者甚少以是惧嫉之言甚衆各人名下註以某
考官某親吾則趾脅閔合錫淡浦洪合妻侄而吾季父亦入其中他皆類此趙合泰采謂
人曰人謂吾不能忍言而忍壽有之洪禹瑞即吾友婿而不出於口洪名下減一譏少論必追恨
之云忠州人崔世鎰受人指嗾上疏言謁聖科皆自考官親屬請囑出榜者試官各自上

疏自明姜鋧疏到政院承旨以主文軸中胡無見選人退送先是鋧自謂凖所考軸中得

李某云校閱者甚多至是不能自隱（當張氏賜死也下特教此後〻宮不得升妃位事永為

定式寔出懲毖之聖念而可為萬代貽燕之謨嗚呼盛哉）金慶恩枉臣以順安縣令過平壤

本府人許晳少能詩且以善推命名邀見論命許言本命元來大貴而今年藏極亨通似直入

台府何為此小縣而來也未幾春聖母自邑上來仍膺選進慶恩以敦寧都正被召遂封

府院君人以許為神○西路親知有為我推命於許晳者許言此則君子請貴之命四

柱則最好大抵作事輒有名非惟名播一國抑垂之後代而無窮所以如此者由於名稻木

木生火而然也○李東彥遇事敢言有直臣風嘗為北評事慶興府使金百祿赴任路過鏡

城往見東彥〻〻以其北方豪俊與談邊事且聞吾來此後政令之失君如聞可悉言之百祿曰

孟子言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北方雖僻遠蓋聞使道居臺閣多所彈駁固已聳耳望其稜

自蒞任以來日〻大張妓樂他無所事聞帥守令初則怵惕今日易〻耳夫舞樂易溢人志使道

前程甚遠所宜飭慎隨他自重如不能遠此舞色則此後切勿輕論人得失以指識訪也東彥歎

稚愧謝及還朝盛陳百祿風儀器識慮周通可以大用先是有西北人調用閫任之命而未

見施至是百祿擢拜忠清水使百祿者穩城土兵也母夢一白鹿而生故以是名及登仕路改
鹿為祿白亦從百○吳命峻道一之從孫也甲戌謁聖壯元初為正言盛斥戚畹之居顯要者
仲舅時以翰林在直引嫌徑出違召坐罷故事下番不得出宿于家而仲舅因此得褫月在
家明年子通洙生脩輩笑謂吳命峻攻斥戚畹而又添一戚畹云其後命峻以李台建命方
主堂下通塞之權謟附之日日在坐多毀道一鄭合浩聞以惡之曰道一固多可毀而在命峻
則不可李力保其敀正持通銓郎鄭終牢塞不許未久上疏劾吏判金構語甚慘毒鄭從
謂李曰君之所保保卿何若是保卿命峻字也○李東彥國美好搏擊有敢言名每入臺袖
中彈文至十數之多壬子宗簿提調特除還收仍許守制為最難言者闕中聞喝導辨知東
彥詣臺則輙戰慄○李東彥與趙泰一最相好後以父喪不飯含為趙泰億構陷被削版
之啓泰億即泰一弟也泰一方斥補咸從縣令東彥以遐邑異於在朝就列邑中節扇問遺擇
其妙筆廷以書贈泰一泰一得書之夕其季論劾東彥之啓出於朝紙者同日來到泰一見之涕泣不
敢作答人謂使東彥真有関係倫常之罪則使其兄交結親厚而不之諫止者何也其兄情親
至於見啓流涕而不之少顧者亦非人情其兄適在遠邑發啓時則固不與知然而其後累疏

鍛鍊成獄卒至庾死而不聞有一言之救其人兄弟朋友之間俱非人理所宜有者矣○甲申以皇朝宮
人李年迫八十且值皇祚告終之歲特命優給食物以示感傷之意賓廳次對領相申琓以權尚夏祗
左相論 神宗皇帝建廟事請商量設定節目 上無明白發落領相繼陳毅宗皇帝殉難日親
祭節目命不設樂減亞獻先是 上命玉堂考明史以啓百中曆三日朔乃己丑以此推之殉難之丁未
即十九也遂命以十九日設行築坍于春塘臺映花堂前鋪以黃紋席貼崇禎紙榜于交椅上設床
卓二更開門百官趍班三更二點請外仗四點自上詣小次以阜獻行禮于毅宗皇帝神位祭文則
弘文提學金鎭圭製進金興慶爲大祝吾伊文爲執樽吏判李濡爲進幣瓚酌官李喜茂爲員
幣瓚酌官戶判金鎭龜爲薦俎官崔重泰爲堂上執礼金相稷爲堂下執礼樂則陳而不作館學儒生
設班於門外前喞散班亦有來參者○右相金構丁母憂去位用盧守愼故例遣承旨致弔大臣在喪
蓋稀貴之事也○甲申冬至節使先來啓中云太原山移處有石碑二面書淶潔滾洙之有一絶曰羣巒
山頭一脉清龍盤虎踞見眞形水環火後山移步五十年來帝毋臨字多奇義亦難曉○五月大旱
上親禱太廟提學金鎭圭製進祭文倣古之六責而其一乃內供頒入私第新創之事白 上黜下
吏改鎭圭時在賓廳深夜將還迫既而旋命復入而用之祭罷不雨王子第役仍不撤後書筵講

閔鎭厚以知經筵進諫曰 殿下不欲而强之是自欺也責窮而不知改是欺天欺祖宗也 上答之容
動○趙泰億以內行勳李東彥其日余適還家夕入閣歇脚于玉堂時南就明在直迎笑語及此
事曰此眞所謂大黨家眞大黨人者其意蓋快之也○正言金萬謹上疏極論延判李濡頃年請
業厚及聖躬得罪大義棄錠之後注擬不厭物情事多煩複難掩營衛之習必存征利未免瑣
屑之誚尚此蹲據苟不斥退終底病國 上批嚴斥出補固城縣令給馬發送政院兩次覆逆皆不
允居數月移換龍宮萬謹爲人疏坦白直雖善爲文而甚拙於筆以是頗爲薦吏而其言論不
苟劾正柄用之重臣人以爲難或云承鎭主意旨而然金台鎭主嘗謂余曰子愼君之同年切勿輕
視其人疎率是病而讜直可取至是又語於衆中曰子愼叔數月之間聽兩縣官角徵一言之力
何以及此於私評亦未有失云矣子愼萬謹字也○方命文衛圈點吏曹參議宋相琦以六點受
點李頤命五點金鎭圭四點也以通政陞大提學嘉善亞詞垣極選相琦文望非不足而人以爲
過李承旨喜茂言於喉司座中今番文衛當屬養叔而丕汝則待其陞資徐除此任未晩也
人以爲名言養叔頤命字丕汝相琦字也○八月十九日 上展拜崇陵到晝停所 景廟在東宮
隨駕補德李彥經翊善權詹文學宋正明司書洪沭等以路過茵匠里張氏墓 世子當伸情

靑芙蓉香裡許自栢桂魄圓時印綬來從𡊮威名山岳重光輝玉節位三公臣〇毛耶似過不過若逢不逢月水沉底人在今中
垂

十寺由文

龜尾山是非來歷記

蓋龜尾有南北兩麓而北麓則生家五代祖位山所丁亥年宋班案山柳奪葬立山當其時則南麓李哥禁養其
餘良田美土也越二十三年己酉 高祖考奪葬李哥禁養而賣良田六斗餘斗落植松立所後家親山當時
則都是一家之內未有經界之說

理其事仍爲名下到陵所禮曹判書閔鎭厚參判金鎭圭以此事大有爭於禮法之嚴世子
宜不敢自尊等語防啓答曰草記徑遑意外誠甚未便亦直之○鄭善權居遭父喪欲出番不
能得時政事在明日而執義有窠吾李父方在銓郎以薰陶萬入春坊啓遇於直中因請除執
義爲出直計李父不許乃請督直於輔德李彥經相持半日方得諾而遲回故不來門將無閑院
吏倉黃奔走媢之甚急星趂下鑰入來亦一世變也後啓怒其不循其意詬辱李父於衆中
李現命聞而駭之及爲臺諫峯其事請罷啓職玉堂朴弼明爲言判峯過重 上始允其啓
旋命叉啓○吾榜素見猜疾於群小常懷考官舉子兩塲之計欲發而不果當啓詬罵
之時自謂使我不爲臺職豈以入臺則必爲去乎。罷科榜之計而然耶始則抑勒爲辭終則
欲快私忿且欲實前言後日入臺竟發其計其奸甚甚矣○司諫崔啓翁上疏論劾領相申
琓驕侈諸般罪狀有云曲眉豐頰列屋而閑居嫉寵而爭妍以至牧塲及鄉瑣事甚多 上引見
責以欲撼大臣啓翁曰臣非欲撼殿下知其罪狀時時推考警責而用之也 上哂之曰大臣
安有推考之事仍命遞差啓翁爲人疎卒且多鄉暗本意非敢起鬧朝廷言或可取而只見笑
於人一出狼狽而故識者嘆之啓翁每以大成殿板子上有懸帛爲大怯駭必一可去之事前後登對

輒以爲言諫人尤笑之〻〻朴鳳齡谷瑞性搢紳嘗作宰於南都正宅夏以故早柰趙正萬作尹繼之
疏而鮮有知者以其爲徐相文重之甥故人疑以少論及登第善爲處世使人不知爲何論入臺之
初首發作吳愼君尊號之請至退又以兵判尹世紀不送海妓請劾罷之至謂朝家之待世紀
非復前日之世紀凌籍或甚自玉堂至銓郎而皆通於少論之手及擧劾李師尚而救李東彥
後少論方悟其見欺其機關如此○吾嘗於監試會試與兪判書得一同爲考官兪閒語偶
曰世間事有不可知者吾少時朝夕爲銓郎而力阻之者洪居潭也昨年吏判之通新望居潭送言
于大臣而爲之云人則無古今之殊耽則有輕重之別而愛惡取舍之不同如此甚可異也吾應之曰
少日不正者變而爲正愛憎取舍宜其如此也兪亦大笑○益山人藕德呪上疏爲尊號之請 上
批答曰嗚乎眇予否德忝位以來天怒于上而饑饉荐臻民怨于下而倒懸莫解加以朝無和靖之望
國有阽危之勢夙夜憂惧因知所以攸濟矣前後草野之疏倡出萬〻意慮之外每聞此言只增
愧恧寢食不安也昨年進中禮判以此事有所陳啓而竟不許節書于懷于小紙矣今以此
出示者欲使群下知余志所定而非一時出於撝謙也 御製詩曰否德承丕基于今廿九稔歲連
痒稼穡民屢饑糊粧國事維其棘天灾日又甚位徒稱慶説但自夙宵慄○趙相〻忠少

時出入同春門下士望甚重嘗久爲賓客余累相接於書筵蓋有德之人但欠精明矣士友間傳笑
以道之孝春翁只孝得細事若干蓋每日盥洗必着綱巾雖甚病不廢終日對人輒危坐其夫出
入時不一入辟遁馬屛門過廟厰則步趍而已當老少分歧之際李相畬適省親下鄉其府有一啓可以
判其趍向者吳道一力勸而爲之李雖來而亦無及矣趙之爲少宗由於此李少同研最親吳則同朝
後親好者也蓋無意見可以主張不從李則從吳故後吳道一因醉辱春翁被臺劾相愚以詩贈之曰堪
笑袖中驕蹇字出城行色添今同甚意以道一比之栗谷也以此北渓李谷爲相時見其銓長之望至
是上疏自明上方倚用故批諭開釋至曰伊時處義未見其未盡也 乙酉二月十月次對右相李濡
首陳上節及世子上壽之不可已兵判俞得一諫長李廷謙承旨金萬埰校理趙道彬繼陳甚力上以予懷
已亦於詩中無容更言爲教司書姜履相亦於書筵陳上號之議春宮以從當上疏爲教既而世子上
章請尊號稱慶答曰覽汝疏辭雖出於人子情理而但念稱慶何等禮也今日何等時也災異荐臻
國勢岌嶪生民之困莫不由於凉德慄慄危懼錦玉靡安顧予何必作此務大之舉乎決不可從也左
相李頤命奉審厚陵還指履相言中宣兩朝只陳賀而未上號之由又於書筵白春宮以宜仰
體諒德春宮疏遂停後右相又會賓廳啓請上號左相亦參答曰自有此請以來不忘寢與食

殆不自定今天之示警亦安知不由於此耶卿等體予肝膈之言亟停無益之請使予心小安○禮

議韓聖佑疏陳上號之未安答曰縷縷所陳出於忠愛寓勞躬務故至當之意予甚嘉尚焉農岩金

谷見其疏笑曰所惡乎尊號者以其諂也今此疏雖以尊號為非而稱揚聖德處太過恐近於諂惡在其

作俑之意也金鎮圭疏陳曾前立異於從中今不可隨參賓廳啓曰今茲疏陳即往年從參之意

予甚嘉尚焉○行大政徐宗恭為吏判趙道彬為正郎參政呼李萬元於參判之堂萬元曾

在臺諫時𢡊劾道彬之父泰來貪污至請烹阿者徐非不知此而意輕道彬故欲困而逐之道彬不待

政畢而徑退不復進於銓筆之列○三月三日以當宁三十年即位世子年百官陳賀頒赦而尊號之議

猶不息吳慎君管上疏建請至以廷臣與春宮角立為言至是又上疏有內懷吾君不能之語政院啓辭

捧入自上命還給○姜履相朴乃貞以都城事構罪李左相畬合啓請罪 上作其傾軋至是與獻納

權詹又發壬午聖科考官親屬按榜之啓批曰此論極甚無嚴予當面諭焉仍命發論臺諫引見先

命遞差尋又出補詹陽德履相益山○尼城儒生權益平疏陳廷臣不請徽號之非仍及義理倫紀等說

頭斥首相崔錫鼎政院陳啓請罪只命停捧還給其疏○大司憲李墪請對初陳權益平假託義理

探試熒惑之意仍及剚柳崔事謂之至究極痛請罪益平仍有名義為穽於國中之語上曰明陵

宿草未乾爲臣子者何敢以至寃極痛屛逐忠良等語爲護黨伸救之計耶特命削出承旨權
持欲陳所懷亦命削出既已特召右副承旨閔鎭遠引見上曰墊請對敢以至寃極痛等語營
救大臣而爲臣子者何敢乃爾兩大臣當初本心雖無他貸死希載緩治黨同辛巳之縣變至今追思
予心不覺嗚咽爲臣子者雖無狀苟有一分義理之心當此明陵草未宿之日何敢以至寃極痛屛逐
忠良等語肆然請對以滔其護黨伸救之私乎不可不嚴其堤防極邊遠竄可也閔公曰極邊則
用罰太過矣 上曰只遠竄更爲陳達而不許鎭遠又言權持不出一言而投遞爲未安特命還收 上
曰罪閔名義之人以年久之故漸次收敍處分寬緩此輩因此興起以予爲柔軟至以此等說敢發於筵
中不可不嚴加堤防以杜後弊南柳並罷職玉堂朴弼明尹行教亂就明反覆救解墊與南柳自上措
辭不從末乃以爾等何不請辛巳翻獄也如是而何敢坐此玉堂也弼明等惶恐退出 上行奠酌禮於
敬寧殿親祭祭文中有積痛小低義理猶晦世道至此寧不惋慨等語 儒生朴尙初以閔鎭遠之反
救李墊辨罪請正邦刑或云金春澤所製成撰疏亦上疏論罪大意則同鎭遠以此大被疑謗久而
後始止 ○ 金鎭圭上疏辭進宴堂上仍以內宴之不可設反復下論 王世子上章請進宴兼作鎭圭之異議
答曰省覽疏辭固知出於至情而金鎭圭之疏不過意見不同而已豈有沮戲之意也鎭圭待命金吾

既而因掌樂正任㙫疏有停罷進宴之命。晝講知事閔鎭厚言須有女樂事令該曹稟處之敎
法宴不當用淫哇邪色請依世廟舊例以永勿用女樂定式以為後世法上曰所達誠是自今定式勿用
○十月二十九日上於藥院之批盛言火症之沉痼仍曰凡人生死所關孰無顧惜之意哉若不遵依祖
宗朝故事居閑調養則寔有難言之慮予之有此意久矣而至於今日益決也云云政院玉堂請對只
命書入所懷右相請對而亦命書入大小公事並命留院自後下備忘記曰禪受國之大事其令禮曹節目
擧行賓廳陳啓請還收玉堂上劄兩司合啓而俱不允如是者三日賓廳屢啓時取西崖集所載宣祖
禪命時啓辭醫官入診時見上殿亦置西崖集云罷散朝官武士坊民以至書吏使令盲人之類形形
色色莫不奔走呼籲擧國震蕩最後始賜對大臣以下苦口力爭則上曰予之此擧寔出於萬不得
已也予固無德澤加於民而軍民耆老至誠陳籲不忍棄予今哉雖曰截然豈無感動之意乎感動
之極不覺淚下即令賑民方急不得不勉從當連日庭請時夜深乃罷閤門外襍遝甚於場屋出入
百官之步隨從者顛倒偃仆衣冠墮地大臣至有倒乘軒軺而出者未幾因事被譴人謂徵兆不好先
見於此云○春宮率百官陳賀仍有頒赦之命趙泰耉等以白衣冠四拜於閤門外以示賀班時同參
之意寔崔昌大倡之也吾仲父獨以為不可留依幕待賀班罷乃歸掌令朴行義上疏請補

廢而引漢新垣平事爲訂批曰昔者漢文帝以十七年爲元年治汾陰宮皆用新垣平之言而明年
平伏誅則此豈可援於今日者乎 上甚惡巳巳黨人故隨事折之如此時人見行義輒目之以新垣平
○有卜相之命李濡獨詣賓廳初卜卜洪受濾再卜卜崔奎瑞不命加卜濡求對備問 上意所注 上曰
予曾以加卜事慘被誣蔑而今玆加卜出於慎簡之意如崔奎瑞不識分義之人乃入其中寔是萬萬意外
仍問可卜者有幾濡以徐宗泰趙泰采李頤命金昌集爲對命出外更卜右相遂擧趙泰采望單
才入有卜相後日爲之之 教俄下備忘記以爲枚卜國之重事而乃以田戶偃卧全昧分義之人欲置具瞻
之位已極寒心未卜之人自是予屢次起擢者非曰不合於枚卜雖只以久次言之不無其人令玆枚卜極
涉不合政院知悉後日卜相崔錫鼎落點未幾月徐宗泰時命拜相○丙戌二月又命卜相崔錫
鼎詣賓廳以鄭載禧擬入趙泰采則拔去命加卜時望屬於李頤命而最爲一邊之人所嫉忌
以金昌集卜入意蓋輕之所以先於李也昌集遂拜相○有湖中賊尋甲語者受人指嗾上疏
誣捏金鎭圭略曰世子欲上壽伸至情則別生異議終始力沮世子不勝抑鬱上疏論斥則亦不少
憚至以令其疏語爲言此無世子也百僚盈庭之日與衆爭論無所不可屹挺身入對敢以得罪倫
常等語辱殿下語逼先朝而略不顧忌此無先王也無殿下也蓋鎭圭當禪位時詣請時同詣

宰入對涕泣言聖上雖援祖宗前事其時與今不同世宗以後無此事世宗欲行而旋寢今何
以國初爲法乎且此事在國家係父子之倫在臣子關君臣之義聖上今非當傳之時春宮亦非當
受之時君臣決不可奉行而強令奉行此於君臣父子之道果何如也禮經大夫士七十老而傳重然則
未七十不得傳重士大夫尚然況大寶之位乎上厲聲曰國朝定宗以後皆未七十而傳位矣金鎭圭
本來詭僻指水爲火指火爲水而定宗以後事渠必知之矣未七十而傳位則是爲有傷倫義也緣
予而辱貽祖宗豈不痛甚乎鎭圭惶恐退出鎭圭退後上始循學請語疏柔悖猶如此○上
將享皇壇適有疾領相崔錫鼎當攝事四學儒生宋婺源等疏論錫鼎之曾祖鳴吉主和虜
錫鼎當擯虜使受嫚書辱國壇祀既根尊周之義錫鼎不可攝祀辭意嚴正士論韙之婺源
尤菴之曾孫鎭圭之兄鎭龜婿鎭圭之子侄亦參其疏承旨沈極啓論儒生欲逐大臣上震怒命遠
配婺源○修撰趙泰一揣上意不悅金鎭圭上疏構劾襲中語之餘論又以宋婺源疏出於指使至比於
缺
氏上批褒尚至謂言人所難於擧朝緘默之日欲使勳戚保全朝著寧靜之意溢於辭表鎭圭遂
配德山○五月林溥獄溥受人密囑聚儒不過六七人托以儒疏請召尹拯羽翼東宮仍言辛巳獄有
金春澤謀害東宮之語而獄官掩匿上命鞫覈虛實當時治獄諸臣皆待罪機括陰秘一世動

據事文在五六年前人皆茫昧獨金公昌集疏陳冤狀以爲庇囚尹順命臨刑亂招以爲希載諺
書謂其妻與春澤等相好交通西人欲謀殺我身渠若殺我則於世子亦豈好乎汝以一家中
年長之人何不禁斷此冤希載憤嫉其妻之辭而問郞呂必重等初不載錄一日同義禁柳之發來傳外
人有言曰此言發於罪人之口而鞫廳置而不問諸臣驚駭委官李世白欲請拿問〻即判義禁李
畬力止之更訊順命使之悉陳初招則無亦豈好三字云大臣崔錫鼎按獄刻意鍛鍊捏合諸供
成案遂以當錄不錄之失請罷當時獄官之職獄事累月究覈而卒無故宿溥還介配所九月究
人李潛鞭與傳投疏直詆諸臣於悖逆上震怒親鞫潛丁亥春金公昌集拜左相時崔錫鼎復入
首相金公上疏鳴冤畧曰誅臣二字斂合上下文字而強成之更問一節汨亂前後月日而欲滅之
錫鼎對疏自謂識獄至平心事至合反斥金合以傾陷金合復備論其羅織之狀君取兩疏覘之
可以立下其枉直矣當傳獄時人多惻〻於禍朴之際獨中公琓以辛巳治獄大臣順命刑推之坐非
其赴坐日而不肯自解同諸合待罪士論以此多之李合畬素有心恙動止慌亂言語顛錯中合辭
氣如常日以常時人望論之中不及李甚遠然而其善處於患亂之時則李反遜於中人不可易知也○
當李潛疏上也上震怒命親鞫吾仲父除承旨仍特差刑房潛於屢訊之後頗告國家大事

云故解縛問之則所謂大事春澤奸希載妻希載妻不忍道之言登諸諺書上達云上特遣中
使問希載妻不忍聞之說潛欲吐不吐還復結舌食頃之間受三次刑而頑忍不服語辭愈悖神
氣不亂真所謂厲氣所鍾也是日有林溥呂必重吳龍之命○嶺東監賑御史吳命峻上流
民畜〻中衆飢民擯視之狀上手〻端名書主上殿下萬〻歲且書跋文于下段而有祖宗朝黃
喜瑞恩監賑之意甚有特賜一品章服獎之〻說上特賜虎皮於榻前○十月以御筆特除李頤
命為右相頤命屢疏斂勉始入肅時林溥獄尚未收殺禁堂有正三品以上通融備擬之命吾仲父以
通政擢同義禁姜履相呂必重吳溥泓皆刑訊屢次朴泰春亦拿入姜鋧陳劄以溥疏關係甚言
之地請傳刑傳生議上嚴批不從至于泰春溥竟斃於杖下大臣以下請對陳稟泓與復相減死
絕島泰春必重還發配所○刑曹判書徐文裕按覈東彥獄江來諸人極意鍛鍊及江來以代為飯
含水服則傳曰東彥父死而斯言之終不來見使人飯含為人子而是可忍乎其窮凶極惡窠王法之
所不貸覆載之所難容令該曹即為拿鞫亟正邦刑其後獄官全以延拖為事惟同義禁韓聖佐上
疏為明其冤有極力伸救予宗駭然之批及戊子夏疏決時至東彥業上問何如判義禁李萬壽而歧
為說似若為酌量之請而旋請拿申必清而問之同義禁閔鎮遠曰江來起端甚多士大夫家鬯亂時

例用香湯而江床則以常漢例用稱以女湯宜嚴加究問且必請既是東彥怨家其言不足信也吾仲父亦以同我某亦言此獄有可以一言蔽之者當初自上切痛其窮凶極惡而直欲正刑者蓋以病父恩欲一見而惡其染氣避而不見也江床指謂東彥詳辨於屍体所在房南窓外其孽子弟及從弟泰彥往來房中云其後屢變其說而此說獨不變其父既死之後猶且詳辨於其側病時在側可以推知東彥卽不是避而在側其飯含時不肯親臨萬無此理設使東彥無狀不欲行飯含孽弟及泰彥亦可為之而班雖不欲為衙奴婢俱在何必捨此而及於兼官處行令之吸唱而習行乎直以此等遣端吏為問訊臨罷 上辨色俱厲罷出後兩臣與判金吾互章爭辨獄仍不決六月東彥竟瘐死人皆寃之已丑夏獻納李經上疏論君德時政其閑言路条有曰臣嘗聞故臣崔睍坐逆獄當刑 仁祖下教以睍曾於夜對時直諫予甚苦之而厥后思量真愛我也今雖有罪必不負初心特命減死聞者莫不感泣夫觸諱之言常情所惡聞而乃於累年之後記有淵衷至拔之於必死之中可見聖祖容直之德逈出百王矣設令今日有敢諫之士陷於重章則 殿下果能容貸否臣知其決不能也試以昨年李東彥事視之 殿下屢降嚴教欲直極刑者得無愧於聖祖事歟 答曰欲直極刑等語指意非常尤可駭也 上批雖嚴峻而人謂東彥他日伸寃必由此一疏感悟 聖心而然庚寅春 上忽下敎曰向年李經之

疏出於臆逆雖甚不𧺝然其有罪無罪不可以已施置之其令大臣明業以稟大臣李畬李濡金昌集等
一辭稱冤請賜消雪上許之○宣錫胤取禮記爲類編書變亂經傳背馳朱子之說刋布中外至請
於筵進講司諫李觀命首發此事而未能痛陳是非至是館學儒生金在魯等將上章論之適有
殿講之命上取入到記㳂其人小承旨李師尚承時許告儒生陳疏之由且及儒生被罰之故上特命解罰
在魯等不承命空館而退上下嚴教不恭疏儒生拒入吾仲父以大司成與同知館事趙泰采在泮中獨草疏
極陳其略曰道莫高於聖賢書莫尊於經傳而敢以一人粗淺之見擅毁先儒已成之書割裂章句汨
亂辭旨而自下之辭猶敢曰非有一字移動試以庸學與所謂類編者參檢則其僭汰之狀一見決矣況
以國之首相席殿下之恩寵黨比漸成聲勢熏赫儒生輩不顧觸犯乃欲抗論亦可見祖宗培養之
澤譬如嚴冬積雪之中一縷陽氣綿綿尚存殿下縱不能扶植亦豈忍觸傷之乎臣固知聖意以殿講時
擧案埋沒爲憾而殿下旣不留意於培養士氣徒區區於科擧勸課之末卽今之待士亦云淺矣疏入
○上震怒卽遞本兼諸職翌日掌令尹會受人指嗾請并與李觀命而削黜說允之士論增激學儒等
神門齊會付黃會堂有泰出通文毁會罪犯暴會世界叱竄遠地掌議李秉胤洪遠度等相繼
陳疏且謄進初疏之未徹者學儒尹遷金道淳及諸道儒生等亦陳疏論列俱承嚴批至庚寅春吾

仲久與李台規命特下叙命未發院啓請毁去禮記類編以諂媚大臣甘心使役無倫悖義不齒人類等
說請君會削版 上批所論嚴正何必持難并與末端事而依啓弘文館所置類編十三件移送禮曹
燒毁其他頒賜諸件并令該曹收聚一體施行板本令該道毁去事允下 ○崔錫鼎以類編受困之
際過服河豚中毒幾死服野人乾果兒獲甦前相九萬與書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無言
湯武受命不爲愚大監今日所遭於此二者或似兼有所犯如何云云筆覽之一笑也寔是南九萬之門人也
○庚寅正月上以藥院諸臣之泛泛爲罪至曰春秋以不嘗藥特書弑君則況身帶保護之任歇視君父之
疾者乎初下三提調並遞之命旋又削出政院覆逆并命拿鞫五承旨尋因左相引陳還收削出之
命諸承旨亦命罷職放送後領相崔錫鼎七告許遞持平李那彥正言李喬岳合啓請爲先罷
職其啓畧論錫鼎諸罪中間抻入侍疾不謹之狀有曰出入初喪瘡腫所忌而敢自薦深旋請入診祧
葯之義果安在哉再啓家兄後添諷誦詩律等語加律請削黜上從之時 上厭薄錫鼎士類欲
乘機攻之而或謂此有迎合之嫌不可爲也論議不一久而後始發下語艱辛未快人心四月鄭令澔以
大司諫赴臺始上疏首言錫鼎請釋逆孥以爲日後要利之地眩亂儒獄殺害網打士類之計
繼陳類編事溯源而極論之曰賊鑴安堂倡之於前錫鼎和之於後鑴之學流而爲凶悖反逆之

帰是無君之徒也安堂之斈流而為背禮廢祭之行是無父之教也錫嶋之駁視君父之病以犯忠
孝之罪者亦由於侮聖毀經之習為其根柢而然也由是士論大定始敢明言錫嶋侍疾不謹之罪嗚
乎今之以侍疾不謹攻錫嶋者誠若有迎合之嫌者自古君子之攻小人必因様擊逐如劉元城之攻蔡
確以車蓋亭詩為案不避口語擠人之嫌朱子亦以為是役以迎合為嫌者直是小利害自觧之計耳丈
君見識固高出於流俗之輩豈無所受而然哉 李東彦既仲寬兼文学李綽以 上教中聰送二
字上疏引咎且辭湖堂 上批一時之教非有深意爾之文学案合斯選金鎮圭謂人曰湖堂五六人
中自上以獨文学許濂卿聖人之言本不虛下一字而知臣莫如君也濂卿綽字也己丑大提学姜鋧承
命抄選湖堂以襄陽府使李海朝應教李肇北評事李綽校理林象德修撰任守幹司書洪
萬遇應選全以色目對待充數識者譏之 ○金台樑於蔭社中素以学識名且以禮記類編時代
草儒疏齬被尹會輩詆辱故右樑者欲通南臺時余秉銓筆請擬寺正蓋欲少塞其意望金台宇
杭以判書應之曰吾欲以尹會郎章復而未果矣其意似以寺正為過也 ○上於從中進兵曹判書閔
鎮厚而論之曰頃於進宴時卿每當巡盃輒不辭而盡飲可知卿有酒量而業嗜之人猝然斷酒不無生
病之患身任重務亦不可過飲予今新造一銀盃刻以戒酒之銘銘曰同戛于酒德以將之毋曰無

罷其官曰滋令以賜卿此後無過此盃三酌以副予戒飭之意鎮厚感泣受盃而出○閔台鎮厚掌
本兵振挍淹滯注措無私而申嚴舊制痛東驕悍又剋損上下需用怨謗日興會西邊人把越胡差
為譏查采徵皇旨欲越疆合謂宜移咨得察案而後可許 上不聽則私勅舍官若某合之於利用 上怒
其專擅罷削其職諸臣救解則曰雖有臥龍之才不可用也居久之始復用○辛卯遣通信使趙泰億
如日本任守幹副之李邦彥為從事官行到對馬島忽颶風作輜重一船將覆船中人啼呼乞命倭操
七船入救之為風濤擠轉皆不知所之副使軍官閔齊章奮身入海中手捽其船既及岸大呼而上之
船旁出而入者幾及尾馬臺人見者莫不驚倒呼曰將軍事聞 上奇之命隸別軍職比還朝屢
召問以其時事具以對則 上擊節歎曰丈夫事也遂加資○信使之行翌年壬辰春乃還其次償貨
辱國之罪國言喧藉臺官李萬葉首上疏論之 上怒以傾軋命削仕版尋以原任大臣疏及邑臣金
有慶之啓命拿問正罪比納供奏赦命識于大臣畢竟至于削黜○壬辰二月二十五日設庭試大雨終
日如注仁政殿通內外庭許入各懸題板午後出題日未沒畢收券榜出後多有人言一則閉場未幾前
外門不閉事也一則試官放闢之路李整歷入舉子吳遂元家以遂元倩叅也一則科題龔遂之龍兵
李獻英兄弟試券獨作龔有標而俱中終日大雨兄弟兩作以一手書之跡限早呈尤是必不可為

者也外門之開則權應誓納券後出門見戴食床小童自敦化門入去為人所援証被逮問應
本達士直則可以見信於人而性狹急其積厄呑吐其辭丙申反獄之際卒不免構誣可勝惜哉試
官歷於事則李賓興自謂在隣家目覩而鞫則不服卒以評問鞫所帶禮曹色吏鄭夢亮以取
服鞫逐殺寧兵遂元援去献英識券標跡不能掩李真伋則以限後呈券自服並見援其後辛
壬間群少得志擅復兵遂元李献英兄弟及李真伋等已援之科遂元等皆揚揚供我獨真伋以
為出於先朝處分嚴畏不敢以及第自處人皆多之 ○ 權公尚游為副提學主圈新錄以黃龜
河素少文名托以不識其何狀不為加圈由是見漏至都堂錄竹泉金公鎭圭不圈金楺沈宅賢
洪錫輔諸人於後追中獨圈龜河故龜河獨登瀛焉 ○ 上尊號之議自壬辰始行至癸巳春備局
以禮官不擧 宣廟甲午年例直請啓請推考而 上命勿推考是時李濡為首相主張其事者趙泰
采而如洪禹寧諸人為謀議執炬奔走於其門朝參時使承旨金德基發論吾仲父判書公獨以劉
敞所謂復加數字不足為盡聖德而前美并棄識為可惜之意陳啓請益持謙遜勿為群言
所撓 上嘉納之大臣令諸宰初十日更會陳請承旨申鐸繼於筵中力陳尊號之不可不亟
從仍請追禮判金鎭圭後賓廳率百官陳請兩司則只獻納韓永祜掌令鄭東後遊至十

七日始勉從○海昌尉吳台恭周謂余曰君之循流亦有可羞耻之若士矣宗班上尊號之疏金楺
爲之代草客有沮許學士君須知此而勿與相交可也○韓永祚性本怡雅且有文翰而久未登瀛
公議稱屈吾仲父亦嘗嗟惜而以臺諫叅上尊號之請故當都堂錄時罷此一事不爲加圈金
台鎭圭謂人曰吏叅持正之論獨行於殘弊無勢之一錫甫豈不可笑之甚乎錫甫永祚字也而於
金爲內弟且同硏甚相愛者也○尊號札成後特平金有慶以諂諛成風等語詆斥廷臣大司諫
李世緩劾之正言洪啓迪上疏言有慶抗論不諱非有憂愛懇切之忱能如是乎世緩抉摘語句勒
加壞亂朝廷之目縱不能自進忠言何忍構成罪按至於此哉宜加譴罷以明其枉直 上批而加慰
諭○洪啓迪疏又言禁掖之中有歌呼之聲聞於外庭不瑕有害於古聖人放鄭聲之戒乎臣不知
所謂者何戱奏伎者何人殿下亦果臨視否自今出入宮婢之闕庭群聚之蕩人心志者痛加斥
絶則庶可以肅內外而遠邪淫矣 上優批嘉納且賜皁比以奬之○俞正基以其妻恭英不順於
舅姑貽其夫多有悖逆之行呈禮曹願異離臺諫任陞又論啓議大臣諸大臣皆持難
獨判府事李畲力陳其可難之狀 上初命依請施行金鎭圭上疏言國典女子淫行外不許離異
今若輕許必有後弊 上更令該曹稟處李畲不得難異當是設也以爲決不可不難者李相畲

外如權遂菴鄭丈岩澔金農岩昌協也以爲不可輕許國典所無之事者金台鎮圭閔台鎮厚也

恭英指辭全歸罪於正基前妻之子彦明彦明由此廢棄世多介絶獨吾季父及親友數三人

悲憐而不忍絶蓋恭英證蟻之言怨其父而移鋒於其子固不足信然彦明亦不得無罪使

正基初知其計之不成則必不呈官在彦明道理則無論事之成不成渠若至誠諫止則其

父決不爲此惜乎其不能也故曰彦明不得無罪此可以爲後人之戒矣 或言彦明當其父呈狀時患疾危劇在人鬼未分中云

○俞彦明晦之少年登第素有文名嘗以禮曹郎爲收試往安山尹相趾完家尹相呼使至前

見其筆翰如飛於文字亦無一窒礙歎曰此真人才也指所帶書吏問其姓名復歎曰人材

雖如此而世間薄相未有如此人者前頭必不得進用矣座上客聞而傳之已而果驗

三宮記目

古今人材貌動多相類而往往有不然者壺谷南台觀其詞翰翩翩道逸才調溢於可謂敏速之

奇才而及觀其人一切相反多質少文言貌遲重清秀之氣蘊於中而不見於外斯其爲君

子人矣此余幼時所目覩者也後之人若或認爲輕薄才子則誤矣○余幼時見文谷金相

國頎而長白晳好風儀中年從玉屛院拜其影子大不如真而切嘗疑三先生而妄論之曰思

菴清癯無塵俗氣真是山林宰相文谷不免京華紛郎氣味獨惘隱翁無影子意思云
遠視恩翁尤高得毀譽云○甲子吾祖考居留廣州時汾厓申尚書來過周覽城堞仍留宿
夜飮卽席感古有詩曰白登當日勢倉黃虜騎崩騰不可當半夜西門能出戰至今猶說李
延陽醉中揮洒甚快真風流豪氣也詩箋旧存今無矣○丙寅三月三日吾祖考周甲睟辰吾伴
父設酒饌邀府居親友適有公私事故至者絶小惟吕尚書聖齋以家宰居首座風儀動盪坐
客皆有光明此老事業不可知而風流若此宜乎太平宰相近世則無論才德似此風流亦未之見
也○完寧李公師命爲兵判頻頻來拜議政府君以故人子待之余於幼時諦視之容皃甚美如小女
子其後逢宗杌以行人趙䓁過辭大臣余從傍視之其容恰似完寧其後兩人俱不得其死相
法美中亦有由耶未可知也○吾王考寢疾多月御醫數人持藥物相守每於論藥之暇
以碁局消日余讀書有隙則在其傍中间症患快減謝遣諸醫權愉名醫而以鶴亢间者臨
眩訪余曰吾主人不可不告別○王考諸症中下腹虛冷自云丁丑隱虜赴北時虜以一小船渡甲串人
多艇少被俘人或近水欲登船則不少愛惜以鐵鞭敺打落於水中吾則欲登未登以手攀舌艇以
濟腰下盡浸水漸病崇蓋由於此非藥力所可及也○王考之疾任減旋劇枕上諄諄非憂[illegible]

之語又呼俗友字多是作故人其中呼彝仲者殷彝仲李公敏叙字前數月卒似是最相親而然也
一日呼李氏判書公述前口占遺疏使書之大旨以嚴宮禁杜私逕爲戒蓋時方有巷言騰而然
也疏入例賜嘉奬而訃聞無別致傷悼之教論者殺句大觸諱以致恩禮無終云○陽陵君李
立身性悍有俠氣少微賤居餅屋峴於何峴爲洞內議政府君以原任監司家居立身稱以李部
將短衣侍側左右服事有同門客庚申之際結知於清城叅保社功臣搏取富貴猶以舊情頻頻
過謁初以摠管來時自笑曰吾以前導入此洞口世間變怪眞無所不有也余幼時嘗記陽陵
對吾仲父涕泣言禍將迫矣南人挾後宮之弟張姓武弁方圖鑽進少論以東平爲窩窟南
少合勢家國事因極危之何其以今思之似是丁卯戊辰間事吾仲父時在常布而有時來者出
於憂慮之心也設此詗察蓋無爲不顯云其後自求出爲平安兵使其計欲羅致張希載於幕
下使醉於酒色銀貨使渠無意上京以絶其爲陰之逕未及赴有物論將辭遞吾從祖判書公
言于廟堂不許遞敦迫赴任將行小論爲臺諫者擊去之已而禍作果一如其言判書公首被竄
啓措語非常蓋是疑於扶護立身事也群凶欲翻庚申逆獄業如南斗北李光漢諸人不勝酷刑
咸以誣告自服獨陽陵年近八十受刑十五次終無亂言不屈而死人皆壯之當被拷時如攻堅木

無毫髮痛意忝陪坐者相顧嘆曰此眞壯士也陽倭合眼閉氣若死人然忽開目厲聲呼曰
當此國家危難之時殺壯士而欲何爲滿座失色云○聾溪李都憲秀彦於吾王考兄弟年
輩不相甚遠而以判書公與其考視察公有同硏之舊故常待以父執頻頻來拜退而與吾仲父穩
話時帶酒餘言論風生劇談時輒揎袖露臂風流溢發後來追思不可復見如此人物矣○嘗
時而銓長必極一時之望故擬者絶少丁戊之際吾祖考拜相西河公卒李相翊相始見擬一除即
被臺官朴泰淳劾去壺谷南龍翼之雅望未必逾於李公而以方帶文衡之故人狀望歸之元
子定號之時 上歷問諸臣以有他意者納官退去爲教南公首言臣退則退矣不敢奉承元子
稱號太早何汲汲爲不如徐待長成也古人所謂萬代瞻仰在此一擧者正謂此也自是遂爲名
人時有胡差來卿列乏人南公以金德遠差遠接使 上意方向用一邊人留德遠而特命公代之
北自西還朝者已一變旋被臺參復竄北以卒噫論人者不可不觀於晩節也（戊辰二月日不
記吏曹開政判書南龍翼以儐使西行參判崔錫鼎獨政洪公受灝以郎官往赴望筒入自上
一不用之盡起府特除一日之間众南充滿朝著洪公夕故解朝衣微笑曰吾今日虛作衰
筆之旁矣政既畢崔特授安東府使後洪公以不更赴政特罷其職沈梓代爲吏曹判

書○余兒時及見打愚叔祖容皃重厚大類我祖考而差小精鼻終日嘿默危坐暗誦經傳
而已○己巳冊元子之後 上已有易儲位之意惱怒之形於外者頗暴后過失而於宮内未有明白
處分聖后情勢危蹙有不可須臾在宮之勢一日 上臨立殿上督令速出即以素帕蓋頭乃與兩宮
婢步至曜金門兩宮婢皆辛酉入宮時本家選入者也一人名貴礼最忠勤宮垣傍有尼寺盖眠
宮婢呼而使覺謂曰安國坊洞去此不遠汝須往覓驪陽府院君宅使人持素轎與之同來正字公兄
弟繫獄家無丈夫家人不能知曲折但依其言送素轎偕其人往迎之且邀同春孫別檢炳遠之居
濟生洞者搜出家藏中最緊者空一房以待之已而聖后至家人悉奔迸出寓西小門外宗家遂
下鑰鎖外門禁人出入○當與朴諸公親鞫也 上以閔某兄弟萬無不知此跡之理並拿來拿至 上
經其間小息命下禁府數日後納供以爲朴泰輔與吕家有世所共知之嫌於跡事豈有參涉之理
命放還○吾舅氏趾齋公爲府宮供奉不敢離都下借吾家以居時趾齋公未離槐院每新榜
分館之出及第諸人夜着鬼服到門外納名刺紙其中西人絶小真是佐見輩寔○當朝南人中
唯李沃以畿伯時過舅氏來輒問評府宮安否一日環視吾家笑曰李相國作此新第時極有
人言槩言其宏侈今視樸陋如此耳聞果不如目覩也舅氏仍指中舍廊曰此則相國爺少時

寓居扶安則以家村不掇來移構者也沃嘗遺以倭柑數十枚舅氏笑散于前曰沃書有分饋
兒輩之語矣余時年十餘笑曰吾何忍以口腹之累當李沃所謂兒輩之目乎 ○ 一日沃又來余
在舅氏側自言昔在貧幕時與李進士情親至今不可忘也顧余而問曰是宣兒耶此兒已有
文名矣仍曲致慇懃之意且問吾姊氏安否如何蓋聞沃於文貞公爲再從姪通內外相見故猶
稱吾母爲姊氏云 ○ 仲舅丙寅魁柑製直赴遭大故已免喪辛未當應榜而仲舅以張氏借
歸之日甫捧爲難不欲赴殿試人皆以禍朴恐之黽勉應榜終身以失身爲恥爲恥自後還歸鄉
閉門不出甲戌通顯之後欲以此自引自廢伯氏不許 ○ 聖后出居本第之後親戚自不得不入
謁時或婦人乘人定時入往留多日而出癸酉余始冠 聖后聞其短少欲見甚切翌年二月仲
舅自驪鄉爲參大忌來十二日夕陪往安洞本第進慶闈家留宿至昧爽到門外侍婢啓門使
常時則無一入晝夜下鑰余與仲舅遂入見之則外廊寂寂 聖后以罪人自處避正寢處下舍素衣素屏坐
宮時方有 莊烈大妣喪歲久而猶未除服故也案上只有孝經小學諺解二冊眼前所見極其齊整侍側者
但伯舅長女靜觀齋外孫年十四後爲趙奎彬妻者及宮婢隨而出來者二人而已 聖后迎笑曰曾聞汝
短小而不料如是之甚然視丁卯所見則不可謂不長矣世間安有如此妙少丈夫耶仍問讀書幾

何又能作文否終日談笑和樂春煦甚長間或休退於堂側小軒就西樓取出荷潭日記一冊視之
未盡其半 聖后又後臨話日落始啟後乘昏而出後 聖后入宮探先妣書中有云當日草草一見最
難忘至今猶記取桂扉笠子單袍一身耳桂扉即余小字外氏所命也○聖后閑中無事嘗取色
絲以手合成絛帶以遺一家兒少余自己巳後至甲戌嘗服此絛帶○甲戌初逆出群凶猶下惱忘記有敢言
廢宮事者以逆論上意盖欲其復位之奉出自聖斷故爲此設禁矣未幾特下入處宮裡之命
是日余適作三角之遊在碧霞潭聞此報亟還郊廬奉慈行入城蘇行直入本第時仲舅在騎上
未及來伯舅正字公與從舅茂朱鎮周在本第門外依命余即仍留待蓋聞上初命中官開門中
官請開金子 聖后下教曰此門之閉初非由 上命其開也豈煩朝令耶 上以諺書勸喻至三而後
始許開承傳色兩人已挾門而坐于歇所廳號曰差備門裝坊民掃洒門內都城大小男女塡門塞
路入而見庭戶寂寂草莱荒凉莫不齎咨相語曰以吾 聖后而處此地乃至六年之久耶退而淚滂
滿面人心所同盖可見矣有一士夫着儒巾來拜於門外仍詣依幕云是趙正萬自謂出宮時裂
冠慟哭而辭啟矣今日將復以儒士自處故改着儒巾而來拜云翌朝伯舅以爲今日 聖駕將入
宮至親之來待依幕者不可不一番入拜以此意通于中宮使之禀白須臾命入來吾三人並策入

前日所處中含寢室一家婦女滿座皆瞻天顏未及一言自外忽報尚宮數人奉御書與衣襨入來
吾三人倉黃退出俄而尚宮以 聖后自謂罪人不可更着舊時衣服仰報 上以手書勸諭再三始更
衣供 上自初日畢為待令近午告外備追鑾軍士自然胥呼侍衛 聖后令人呵禁而不能得連聲呼
曰次次侍衛 上在後苑待至遠聞此聲笑曰民情大可見也及 駕到 上迎勞之直為同入寢殿張氏已
自退避處于後宮 上自謂吾當日處分失之輕遽若先下復位之命 后移處他宮吾備見服儀
章自迎而歸事體為得而恨不出此也國朝無中宮見太廟之禮至 仁顯后特命舉行蓋由於
當日悔恨之云○乙亥歲先妣以鄉居窮僻寡旁聞見且為便於場屋出入搬家入阿峴樊廬
居月餘有崔姓客子來過先妣甚喜之曰兒能掃洒舊屋子而客能尋來豈非奇事耶作飯
善待之厥後視之則乃舊時幕裨之子為推奴色依於仲父而來非儒生業文者也○丙子八月吾仲父
歸樂公擢庭試壯元當其課次時大提學崔錫鼎令試官李世載對讀取其文先為批點而句恐
有異議攙置榜前金鎮圭諸人疑之進往請視欲作戲而以其文佳故不果及拆封乃喜曰人不可過
疑也兒半失宗才也榜首曉到而召名居第二公不信曰不為則已為則必為壯元蓋公夢有黃龍
掛門前柳樹手中致蒼鷹鷹上龍頭啄之流血滿衣故自信如此榜登果然○丁丑欲求同接之人

而雖其人尹鳳韶成甫其弟鳳朝鳴叔皆有才名鳴叔又是同庚吾季父往見其俞明遠而約
與同事尹於吾爲戚兄弟其家貧甚無以爲粮吾先妣喜爲之供饋經年不難候可爲益友矣成甫
能詩鳴叔長於策先中己卯春與貢後己酉別試及第成甫壬午成進士蔭仕府使卒不第人皆
冤之○文谷金相公壽恒復官之後農岩公決意自廢其伯夢窩公以兄弟不一謝恩命則
分義不安拜兵曹參議一肅而歛退屋下自後屢除官輒辭外官則多強赴戊寅由白川郡守
擢授江華府留守將赴任吾仲舅以知製教當撰其教書而難於下語一日撲被來宿於鶴
峴曰老筆欲藉少年才子之力金文學昌直與仲舅爲莫逆交亦隨至就初草逹夜商確
成正本以去時年十九已有辞場屋間固亦夙成而以長者之尊不憚就議於兒少於此有以見先輩
屈己下才之美意爲不可及也○吾季父於兄弟爲最少幼多病失學晩而発憤力學平居恬
靜自守絶不喜交遊戊寅春魁柑製當其課取時大提學李公畬拔置之首趙公泰采以玉堂對
讀書試紙甚劣書字又不佳及是鄉曲及浙飾無人知者獨徐相宗泰謂人曰李生漢章即吾外
從向年沒於厲患聞李某以同內親友提依幕治喪於其親故整頓諸具至成服乃罷固已喜古
家有人今果大闡矣○李漢章字天卿古僉知蕙憲李子也自倉洞移鶴峴與余家對門吾

季父同是丙午生最相親好於名義上持論正甚常曰吾侄子始以南相之甥為少論吾輩豈以侄子
之故苟然雷同乎子始聲字也使其立朝言議及有可覩而不意夭折甚可惜也有子女金礎其
婿子才娶而亦早死有繼子云○林象德字潤甫後改彝好判書墠曾孫其翁都事公無恭有
少論名而不至己甚以其子有俊才一日來見余屢以同接蓋金兄礪於潤甫為娣兄也遂寄食
於金兄而來留時余與二尹同研潤甫年十六為最少年而其表則所作已二百餘首臨文屆
對多驚人他文不能盡然於騈儷則蓋奇才也其後擢乙酉增廣文科壯元當時都事丈之
意非直為文令余為同接宗欲漸次向善而其弟無儉論議甚峻常諫令勿與余同事仍移
居清涼橋自後與余漸疎後又為趙翼命之妹夫遂不可救出矣使其向善如其翁之初志豈
有象極之死哉是知擇術亦由天也難容人力而每想都事公眷眷之出常終不能忘也○李
大成初登科論議甚好權大運死後有叙命無子以曾經師傅將遣宮官致弔大成上疏以為大
運是己巳半日庭請者於春宮義不當致弔金公昌直奨許以朝陽鳴鳳後因其疏中有庚申
甚於甲寅己巳甚於庚申之語為士類所攻斥激以為少論之極峻者其子真儒亦於名義上議
論甚峻皆名呼南九萬而不稱南相又去姓而斥呼以家在门外相去不遠有時相從議科程文

字見其所居室中左右書自警編好語盖自待不以凡調雖其平日使氣病敗不少而豈料終爲
亂逆也哉○每四月八日吾洞中諸人携燈上八角亭上頭三門外人士多來集者其中李眞儒五兄弟
李眞源兄弟三人必齊登盛備酒饌而來衆人中尋覓呼其呼喫盡歡而罷如是者幾數十
年自後禁中相見輒說說觀燈到今思之還覺奇恠不翅若前生事也李眞儒好交遊重義余與李
溥李通最相親李通遘毒癘幾死病裡自語曰一見士琮死無恨矣士琮眞儒字也家人走報眞
儒即來開戶而立不肯前曰吾之不是癘而暫來者爲友道也不敢前者爲親在也李通一見便勸
令歸至壬寅相絶後李通以承旨入對歷數眞儒罪惡請誅之旧聞耳餘死交以牽相殺不謂身親
見之也○余於增廣捷初試入場尚記李聖輝着新青袍佩錦筆囊頻頻來往求見余文仍示
其所作表幾過半榜出後其對吾仲父以其篇倖其篇云者表與賦同作之謂也倖者未分之辭也盖
以余已見其表章且未及知所中爲何文故也方李垣之啓初發也人多爲李稱寃仲父置對時或勸
以全沒酬酌嚮語獨竹泉趾兪二公以爲不可不從實及順億承款之後奸狀畢露始斷以爲科賊累
年評問而終不服減死爲奴濟州○壬午春余捷謁聖科被泮人拽到上前有一老翁先到地排上
坐春日雖暖赤身無衣不免呼寒余心下笑之曰何許老人妄覲此科可謂無羞之甚後乃知爲

任僉正長也初唱名時余認爲壯元及正望次即是第八名也甚悵然蓋年方少壯不解科第之爲
難積勞其間意在於進士壯元而不在於及第也北溪李相公時以命官坐儐幕吾輩七人咸
聚其中喜氣可掬已而猜疾之言不勝其喧嘈考官亦被其拳踢爭罵金合昌馬謂人曰吾
於是日適承命赴慕華館武科見文科榜甚恨其無味獨坐及至生事還覺其爲幸也○是
日余納券後即出槐木亭下以便出去之路泮人忽來作援擢瓛在傍急起呼曰熙卿擢第矣
洪啓迪亦在隣近聞之頓足喜曰今以後吾可爲進士壯元矣蓋洪新有才名而以吾爲强敵喜
其除去不覺其真情之發也○監試會試竹泉金公鎮圭入一所吾伯舅趾齋公爲二所上試官
得洪啓迪詩合榜竹泉言古例壯元又出一所力保洪一輔欲以直首膳否李合舍以一所上試官
乃言曰吾方叨主文無論一二所當取其優者遂以洪啓迪爲壯元洪一輔居第二趾齋退而語此
事曰捨知舊而又欲取南人出於常情之外此達甫偏處達甫鎮圭字也○閔致龍廣州人明經及
第性聰穎善記注當余在下番時頻攝堂后致龍與趙泰億李廷濟最相親比出六後爲騎
省郎李指楨翊劾以鄉里微賤由是不得通清到壬申間泰億輩大得志擢擬頻力致龍便故
臥鄉里曰除官出於誰手此非士大夫從宦時節卒不染跡人以爲難以致龍而自異於泰億廷

猜詛所料者人之見識一定誠有不可奪者矣○趙聖復士克少余一歲壬午冬別試以策中第語
訥而才敏屢擢堂后久與之同處論文外絶無凡俗語相得歡如也一日 上親御宣政殿試文臣講
〻貟始認以臨講 上擇然下教曰臨講不知始於何年而亦不可一向襲謬自今日改正并講爲宜明
經新及第者外無一人開口者時又酷寒士克不着暖帽耳輪凍直誦書傳一篇琅然無一字
錯規者嘖〻稱奇莫不以爲難及辛壬之變士克言事嬰禍初配絶島屢被連逮拷掠甚酷
人謂士克必不勝杖禍將有迮及處獨余保其無他星克外似羸弱中則鉄石人也已而果驗
○藝文館舊掌詞命今則不自作而但令排於知製教凡有致祭及教書不允批答之屬皆以某官
啓下〻〻後即以小尾紙報於其人權在下番矣一日 權公尚游自玉堂直廬委來訪余謂有所請
者蓋後宮朴祺嬪卒當有致祭顧勿差其文也有李震殷者善屬文凡有述作皆無所避畢
竟敢於震殷〻〻即爲製進其下段有曰逞〻天上敀侍二妃周南舊澤想同平時雖未得王言典
重之體而無辭之地亦可謂善措辭矣○尹公世紀 肅宗乙卯登科庚申後堂上老於喉司一日
以左承旨赴朝庭問安之班金合昌集笑謂曰君之鬚髮遲至圈太久而欲變黃矣尋除京畿監
司旋差儐使比還進拜兵曹判書○時李公畬爲左相每入對動因經傳不然則輒稱程子

朱子之說雖似迂濶而知是讀書宰相終勝於凡俗常調矣一日次對李公頤命初赴坐李合海
朝以臺諫當入余在閤門外見李相公喜形于色後日緣回公過謁燕語以爲養叔出膺偏局
堂上子東又新膺命二人皆是人望安得不喜此亦大臣之言養叔已見上子東海朝字也
()時趙公泰采新除守禦使尹公世紀拜兵判資望皆淺合議不愜子東以臺諫上疏并
論之衆怒如火尹至發言於調廣之中曰近日吏曹弘文錄視古甚下木川品官之外孫亦爲
之畫指子東之外祖柳邑宰而案則柳非品官也子東之不拜銓郎案怒此言而然也尹公卽
入擲推上終不許遞屢牌始承命余見於政院則尹歌臥傲視而笑謂之曰吾非不欲直出而
卽是居史筆耳() 吾仲父在玉堂時余爲翰林下番每夜過拜玉堂時番次苟個相與輪番者
惟李公頤命權公尙游二人仲父旣脫直二太史數見邀是以職事外多在玉堂直所李公持論峻正
與人言心所不是則輒環目視之權公常笑曰吾不他畏但畏子賓眸子耳子賓頤命字也()一日
自閤外進朝飯權公見家人謗害笑以擲於地以扇揮之使遠而已命書吏收拾以來讀其書曰夕
飯無資奈何仍又自語曰吾亦末如之何也又大笑不已()李公健命權江華留守甫息後新懸
金圈子過玉堂其兄頤命方在直僚友晒之曰弟已爲宰相而兄則尙淹此直何生之先而命

之後耶李公曰吾輩無事業而只做官則惟此官啣不過爲銘旌之用子孫之榮吾之校理何渠不若留守耶○李遂大年少有文余甚愛其人連爲宣力屢爲假注書或以余有意史薦以此遂大多得謗於渠之儕友間一日見伯舅笑問曰汝欲薦李遂大耶否其材則沉滯可惜曰其叔父與來言與汝極相親及由此而有是言也過史薦後爲言于銓地欲通說書而亦不得焉○金始鎮年十九以策登第初以假官入侍記事楷字而不用草其速如飛真人才也賁翼每亦二十二登第余與之同處堂后每夜令誦詩經而聽之兩人皆居嶺南余有意揀拔兩人亦皆有向善之意而畏渠之儕友挺謗卒不可廻余惜才之心終不能已其後兩人皆來見於郊外蓋亦有旧情也洪萬遇以同年嘗爲假注書余以下番同處屢日間與論及西南初分時事洪曰東學疏時西人若輩牛溪栗谷則吾輩亦欲從之特憎成某耳又曰君之所推尊所謂松江者真素性小人也又問沈義謙之孫有誰耶曰沈宅賢也余問金孝元亦有後孫耶萬遇笑而徐答曰金僞相云矣蓋甚輕之也○洪又言南人則愛惜各黨故己巳後大提學惟權愈一人西人則無數此所謂西不及南之一端也○甲申獨當新薦以洪禹瑞單薦回示先進李相公畬披見諸薦(紙曰此薦)宜有以爲不可者乎仍要與閑話以私問曰中古則南少無瑕累者新出身時例多參錯矣今方無可者乎曰洪

萬遇以翰林先生之子年少聰敏以人才則正合此戰矣李公曰以此人為首薦則豈不好耶吾曰
愚意則己巳後南人不可用中古參用之例矣李公曰余偶未之思耳年少征論果是也○當面亦先
進時朴行義見薦紙曰洪是趙渭叟氏之甥侄耶誠好矣故以語洪尚書則笑曰吾家自國初世掌
史職豈待趙家之力而後可為耶渭叟靜菴先生後孫也己巳後以蔭為水原府使者也後洪為翰
林在下番始啓請還收柳命天身後收敘之命洪以柳於其兪為友婿每引避不肯出接始諫偕友
咸笑之○回薦時獨徐相宗泰盛稱洪有孝行善文翰史薦可謂得人矣沈仲良則下庭而迎之及
其視薦笑曰朝家既不令吾輩參涉於他事而獨問此何為答曰不問者非可知而問者參涉可也
畢竟亦稱好而已○余初脫下番之役七月初始上史閣直宿處地幽深有似山林下番則以役苦故雖
從勿侵矣到上番之翌日館吏已以文官殿講舉業來示前則以下番懸頉故殿講文官被抄多年
而不知為何書始遣館吏探問禮曹則書是書傳而講則背講期在數日後勢甚迫急未暇多讀
只誦過堯典而止至十一日就講於仁政殿李公畬為命官抽籤偶得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章並吐
釋本註誦訖試官李嘉茂曰此舉子年少聰敏多讀書之人宜令從頭盡誦遂誦堯典一遍呼通講破
松都文官韓選迎謂曰殿講常時所應者惟吾輩明經及第人今日得翰林背誦甚熟吾輩亦

有光矣○余自幼時姑夫洪尚書所居巷同里故長見其侄子禹瑞於其座上禹瑞視余以後生余
則視禹瑞以世丈矣偶與同年仍爲上下番館中古風甚嚴小有墮落家爲可羞之甚故非欲故爲侵
困只是不失古風而已闕中諸人無不右洪而非余上番來坐堂后則下番輒走避廚房欲相見
則入坐下番房邀見而必令下番拜謁而上番則坐受之而已其子啓欽年総角時來直所見
老父避入廚房不敢言而敢怒每係隠瞋目而視之○下番許參後書納時政記者旧例也
洪禹瑞[illegible]
仲熊以老眼昏眵難於正書爲辭屢因人請免而不得一日所納時政記中戲書之曰是日政以
李晩堅爲吏曹正郎初頭稱譽其下繼以不能嚴束子弟群官雜次出入無常侵侮老成恣行
驕虐同列不堪其苦有詩自傷曰鄉里兒童成項領誰憐李杜白頭翁見即退送使之改修
以來違夜不能寐翌朝又招來用沒頭之罰訓坐是罷時政記書役尽一月乃止○金相元於趙泰
億爲上番不能檢束下番古風蕩盡墮落泰億每語稱金菩薩人多笑之故余爲下番時相元不
可謂之柔善而懲前之爲絶不爲須責吾仲舅爲全羅監司下直是日也終夕來坐堂后余無路
出見仲舅稱以先生手開廚房坐語房外幾語良久而罷仲舅言吾嘗經歷備知此戒易失時
必須預具療飢之資到完營後頻送燒酒以乾餿爲肴余不獨賴以療飢用作賂物以上番

好酒故欲出外省覲則必將酒劝以毀盃則喜曰下番廻日稍知人事矣乘醉顧佗出則許之小
出盖擇國忌無故日而出去後則巧值有事送人催還者數大抵上番為下僚須賓則終日代勞
多取唾笑故雖欲為而不肯為也〇余於八月十五日夜同堂后假官提畫翫月遍勤政殿庭内最後到
殿後則仲熊已與典設別提俞命健仲強同遊自庭内避而到殿後松竹間既已又避往禁川橋吾
更轉注其處仲熊無地可避同仲強入處典設直所吾則坐於橋上邀玉堂直負李丈子賓呼酒盡
醉更深乃罷李丈忌請邀兩友共歡而竟不許仲熊不得着月娛吾輩與盡破會乃歸直廬仲
強笑謂人曰吾常恨未第今見仲熊白首被困於少年窮蹙之極至欲穿地以入而不能得哀哉觀此
還覺不第之為幸耳〇秋曝史五臺仍向太白路過鏡浦竹西諸名勝到越松亭留宿萬戶草堂
明沙十里古松列立景致蕭洒不似塵間境界進萬戶而問之曰此草堂非有仙緣不可居也
吾欲以吾職易君之官如何對曰料布甚薄此為迫切未暇他論也飲而語銀臺諸公曰萬戶之答
若添景則好矣四字則言出中情不可然也而但全沒風景仍誦道題草堂詩湖山背擬三公
貴男子當為萬戶侯之句適李應教徵龜來過言方謀一麾人謂茂朱之好而奈邑況之薄何一承
宣笑曰此學士乃越松萬戶之儔耳 仍細說此事李亦大笑〇李弼善彥經每日赴書

逍休憩於堂后有兒子年可十餘歲携來直中令書吏梳頭隨後而來坐必以手撫其頭憐愛之心形於色辭顔謂余曰吾命甚窮多女而只有一子能區〻勿笑也問女婿幾何曰三擾有半耳其兒名春踏後登之科方為判書 ○ 春秋館與香室為隣見直長鄭赫先自尚瑞院直所每携而子年十餘歲者朝而至暮而反盖以香室入直官員例多明經及第人輒進香室令兒試講誦日以為常課業之刻苦可推而知後其兩兒皆擢第錫三錫五也 ○ 夏月柳房最為下番苦況中第一吾伴父直政院時仲熊在柳房稍久難堪則輒以恭歸告急曰活我〻〻則伴父呼余使上來下番即出柳房又或由梯越窓稱以如廁潛往政院堂上廳事脫冠帶而偶覺其見欺而又使人邀與相見則還復由梯入隱若自柳房出者然其受困多類此 ○ 下番被困之事殺身不可勝說而吾亦一番大見欺於下番一日自史閣往堂后前導寺館隸例為大呼曰上番入矣下番宜若走避而安坐不動視若尋常盖仲熊曾一為注書與政院掌上下至吏隸皆同心欺弄適方開政自院移送舊狀仲熊已單付注書史官下人則使不得與知吾亦茫然不知來見政目而後知之以下番大忌在身明放陳情圖怜致有此事 ○ 余即為草疏啓陳喉司用私欺弄之狀乞還付本職仲熊僕〻謝罪請耐過兩日後還付李彥經在喉司見疏草歎曰此酷吏手段也顧承宣曰君輩何辭自

解余欲上而還止後日政仲然後還館取○吾兩人爲上下番誠薦時無難處之端惟待新榜之
出及榜出儕流中獨金雲澤一人其家雖多此言毀吾輩意則決不欲舍己而丁憂不得已取李
澤至於被選則李台健命力劝金東弼其言曰論其世累五世已斬且有向善之望而終不能輕許沈壽
賢人地固好而以李有禎外孫猶爲其疵累若論家世無瑕病惟李真儉遂以真儉爲首薦李澤
爲末回薦時不無見塞之慮而終是京華望士卒得無事○適有江都考史之役余以史官借知
春秋金合鎭圭下往數日可了之事延拖至多日及其同程春塘臺設場在明日自通津來宿金
浦翔漢又故爲遷延曰今已開場我則免試官之勞君之覲兄於取士之際則有餘矣勿慮也午
設時又命李相頤命替待其還不得已以提學代主試事及命後以自外入來亦不參考試李公
潛罵不已金則笑而已已而榜出其侄子雲澤得參金合益喜曰吾今日得免親黨語定益
懲羹於壬午也以金公之秉心公直而畏避科試如此可以覘世道之危險也○旁訪新薦洪
禹瑞李澤欲取尹鳳翔李真儉力塞之無可奈何會真儉移說書余臨將出亦爲下番書曰
訂使待真儉入直春坊日往見之試問捨尹宋諸人則以洪致中申靖夏兩人先爲之如何宋
是宋成明與尹作對者矣真儉曰豈不爲好但恐一奉教必無舍尹之理李澤曰雖未知一奉教

之意萬一見許則當爲完薦矣真僞則不知出於吾議而錯認以決不成李洋故疑即出坐起
令洪禹瑞李洋滑會遂一言而完使爲回薦而出去館吏往告則真僞始知見欺而業已許之但無
言而自笑曰今番薦极處踈吾輩只得一洪而洪是年老矣人李馨以參判入直兵曹余嘗於出入
過路一見之初見便曰君之登朝已多年今日始相見矣古時重先後進吾之初見便呼以君者用
古道也今世則不如此矣休見怙也仍從容言少時爲王大監在銓時爲郎官矣頗致懃勤之意且問前
時榮中酬唱多出於翰院玉堂今則未聞也適吏曹報申時着名於入直省記見弘文館直負趙
道彬金興慶笑而曰玉堂如此輩人何知酬唱乎蓋其簡慢驕亢素性然也○余以善說書入侍書
筵賓客趙相愚輔德朴行義同入至論賢邪進退之際吾則曰人主當以窮理知言爲先於人苟
知爲邪則必若惡草之除根一切鋤治雖百執事之微不得存留於其間此非吾之說乃朱子之說也
行義曰朱子之說亦失於太過人主不可用此等論議吾曰朱子之言亦以爲太過則尚復何說辨論不
已趙則無所左右拱手嘿視而已行義又盛陳易泰卦包荒之義吾請出外書進歐陽脩朋黨論
及朱子與留丞相書及退坐書筵廳朴謂余曰幼主豈可使聞此等峻論吾曰患不知人苟知其
邪惟患去之不速今何悪聞如此豈非近於邪乎趙又嘿然而已○余於書筵講書傳仍問

邸下常時自期以何如主 東宮擧程子對神宗安敢望堯舜之語而教之曰予所期亦豈淺淺哉
臣起賀曰此宗社臣民之福也遂引堯舜孝悌之道反復而申誥之蓋其時近諺雖能稱間
有問答又或有出常之教此是乙酉間事至庚寅以後聞宮闈言則惡候漸深痼至形於外不
復如前日是○丁亥余擢重試第三名唱名後翌日入書筵 東宮未及誦書使內賀臣而賀之曰
下番再科奇甚可言弼善韓永祚出而語人曰吾乃今日知重試之貴也以是語觀之其為不病時
可知也○余於重試唱名三日內歷訪諸親黨到南小洞李叔碩亨家遇雨解衣休息仍與論
相話及壯元金一鏡則曰前數一時大用威權官至兵判而末稍則極凶云其時此人之為此官萬萬
意不到者到今思之可謂如神矣○戊子承命廉問關西到安州遇退校語古事自云李光漢爲
兵使時築斯城也役使數萬人家皆一齊擧役食時亦一齊共食無一箇居間游嬉者誠一世
之奇才也光漢為清城所謫挍黍保社勳已巳被拷掠誣服而死云○到昌城一夜城內外人家
皆矣云是深河之戰我軍皆由此地入去無一人生還是日即其戰亡日府在江邊後地逼近
賊來時山勢高壓無以候望倉卒無守備之策朝家欲移邑於嶺底深處而於邑基崖設置過
將聞趙泰成為府使時將設施而中寢故索其時文狀觀之其所區畫井井有調理可按而行

之真可用之将才也惜其不能大用後聞其子償敍為李光佐所擢用〇道過永柔遇一下者
休憩路傍大樹下問卒者云自江西來卜者是名卜云余下馬就語自謂春間推奴行在道遇
夏不知家間安否如何行中休咎亦欲知之盲人持籌箇揺之良久誦示繇辭曰踏盡撥河
萬疊山少年王事也無閑青春衣上如添繡冠冕金門得得還仍笑曰占辭如此分明決非推
奴之行君勿誑我遂無語而別〇過行一道近歲方伯惟李世載一人能摠道內百事而提
其頭腦各邑鄉色之被推論者項背相望一道畏之如虎云耳〇過昌洲鎮鎮下有僉使
田俁種莫之碑作午飯於村家就涼息于碑傍有軍官一人來話偶聞鍾英何地人曰江界
人也往年為僉使初到時目不識一丁點兵営報狀皆借於官軍一日發憤欲學書求得史略
初巻於村家以鎮吏為師先令釋其義以他紙謄出某某字傍輒書其音其義則又以諺文書
之丁此音便新覺一日十餘巡不多日畢畢初巻繼以其下三月而史略全帙既畢又讀通鑑如是一
年之內報狀更不借人自能為之立心之勤苦未見如此人云方巡到江界先文分付州人田種英使來
待於府下及至招見好風儀談論可謂豪傑之士詢以江邊弊瘼仍出給紙筆使之書出而從
所見条列以進之理通暢視僉使時長得屡格遂於別單薦人材時儒生則黄順承武人則

田種英自上時命除守令先時趙公相愚曾經江界府使與種英相識故在銓時以種英為順川郡守以多受貂蔘之故有此除謗言大行種英被臺彈而罷意外登吾薦章起家拜碧潼郡守世間毀譽之難信有如是夫○寧邊有尹居衛者以萬戶退而家居不復求仕惟寄心讀書行義可尚吾於廉問時適來有聞見矣薦剡還後始聞之至今愧恨其子湝世亦業其家號為善士云○余於東平尉鄭公雖未得造門請敎蓋一時宗室儀賓視為法則海昌尤篤信之屢遇於其家又或夜中肩輿來到海昌與余同寢客至輒推余寢具於旁舍卧而聽其言則多聞見慣於世情而多有不仁之歎見於語端又抉摘人家細微事以為明殆近於孔子所謂徼而為智者矣吳姑夫李直之喪引日屬晨其間接諸人如宋煒光彥來會余亦同坐見東平尉來哭矣視李直蓋如己弟者而其哭不哀暗數之只是十五聲亦可見不仁之一端也他處哭人不出十云宋生與東平同居一洞東平以其礪城賢都尉之後愛恤曲至凡有芸閣新刊冊子自家件外必印一件以與之他事皆類此李直之喪同接亦受其指揮宋詩名甚盛尹淳徐命均諸人皆從遊之士況被東平之恩如此而終不隨其論議其識見之過人遠矣○東平尉所編遣閑錄多有從俗之語蓋其議論本少而心則稍公論人長短頗得其實於山林諸賢少尊信之意不欲

難於流俗窩窟矣○余爲銓郎時李世最宋正明爲同僚於說書欲新通李希世俞命咸尹鳳朝而來同意我必爲尹願籍新通矣余以命世得罪名義俞叅多些嘗請塞之不得用其望宋爲游說至於東見於家而亦不撓

三官記

余生六歲受讀曾氏史略翌年吾祖考議政府君以安判赴慕華館行禁軍都試余隨往觀之指而言曰黃帝軒轅氏習用干戈此事豈做此而作耶滿座諸公皆稱奇諸將士從而譽之播揚於外其早有名譽蓋本于此○朴贊善弼周嘗從容言吾叅奉大父往來西家以吾與君同庚故輒傳君才與言吾則悅而就孝緣君而受父兄之呵責屢矣叅奉名滉錦溪君之處子於吾祖妣爲從叔故也又言叅奉嘗誦君七歲作咏魚思碧海睡鶴夢滄洲之句此非塵俗中人語宜君早年勇退也○先翁嘗云朴滉乃天生理學和叔也類聚理學朴氏至今傳道之如此吾七歲甚短少先妣嘗言擇婦欲得短少女子使之相稱祖考曰吾備中若論短少無如吳元徵聞其有幼女吾爲汝求之元徵陽谷吳公字也一日躬往約婚求見處女適往其外家云還後語以定婚命余作詩即對曰吳氏尚書女乃在礇石間吾聞有善行豈徒顏色佳何日啟吾家盡孝事北堂其詩傳于世崔昌大即吳公第二婿

也於末句上行成十餘句使虜子俱之異公見之以其語多嘲譃不喜之乃自服云◯金鉄根吾打
愚從祖之外孫長余二歲有才名丙寅吾祖考台使與余賦詩即景面試之余未及成而金詩
先成有梨花風來滿院香之句長者嘆賞以為絶調余別請他題作送衛青當去病伐匈奴
序以呈而卒不能歷到也其後金以大手筆有名場屋僅成進士不第而終人多惜之◯丁卯余往
外家仁顯王后因要一見久矣二月某日由差備门少黄门背負而入到 后寢殿俄而宮女奇呼曰
大殿入矣 后迎告曰吾兄之子每要一見而持難今始至矣 上曰是史判之孫耶使前問年又問讀何書對以
讀史略第五卷命宮女取第五卷来使讀卷首數三行說问之曰太宗起義兵之事何如對曰太宗無
湯武之志而行湯武之事雖免逆名況貧父叛君罪又莫逃矣 上稱善仍命賜所讀史略全秩至今
藏于家◯己巳打愚從祖之遣禍也有干連人崔有岭自典獄延禍由是打愚庶子晩顯及其门生洪
芳同日撲死時則鄭維岳為刑曹判書也余方讀通鑑譜嚴延年母語曰天道昭昭人不可獨殺此
言為有徵鄭氏之殃必赤矣仲父亦稱善其後維岳之子思孝官達繼顯思孝之子道隆又擢魁科戊
申庚戌思孝父子并以逆誅死吾則及見而仲父已不能知矣天理則果不可誣也◯辛未大丘鳥丈
錫珪来花卯宴語以為嶺人有學識者言西人尊奉栗谷而視其文集不成模様使人大[illegible]島

在其尊奉之意也余問此而心甚病之中年數次取看果如其言及閔第士衡為海判使書出一本隨意删正先生庶玄孫鎮五性聰穎慣熟斯文之事宗本末遂全盡取家藏故書以來相議去取壬戌始克訖工名之曰栗谷先生全書又合續別諸集名以外書詳在凡例於是文集之體始成待時刊行姑書穀本藏于家又送置紹賢書院○余年十四得冠識筵賓舅氏趾齋公擧李平康喜朝從舅茂朱公擧鄭平澤斧斗吾仲父賓曰兩人皆是安喜君所擧非別人蓋君擧喜錫故竟請李公公之第賓朝為賓李公色笑溫然可親善說古事第又清癯請字說而終獲不果就但勸以學問旋之曰余觀君之狀貌酷似聖猷黃柑及第可必學問未可必也聖猷吾仲舅字也仍向吾仲父而言今日世道固無可望而少年如此輩人往往而出陽無可盡之理故家不亡則國不亡矣是夜而李與趾齋公呼酒大醉達曙而罷○癸酉委禽於吳氏之門時陽谷公已逝有子五人其仲晉卿明仲農岩之婿與余同庚每為余道農岩教學之盛洛中賢俊多從之游云於余常有獎拔之意吾仲父亦欲使去受學獨先妣以為不可曰金氏之華太勝教人無亦有弊否未安從師不可不信況汝兩家父兄皆可師法不必他求是以不果往焉○余觀陞補屢敗以是不覩時趙公相愚為大司成一日使趙直長公輔送言無鑒識失才之過且要更觀余稟于舅氏則使依其言更

覩一二次若得優等畫數漸多則不赴爲可果得兩次三上其後不復覩○己卯春余三覩合製
皆敗時條文裕爲大司成是公議至陞補始得畫爲壯元及赴會試入場聞禮議朴權疏論陞
学不公事雖非指余而言終場是陞補所付情勢不安以此言于試官而請出去則不許使待先呈者
鳴叔與李濂季通同接皆得捷使余同製則亦幾占生員一名矣○余於壬午春覩大小科陞学
無不高捷惟於合製遇屈原謝亟陽指竟詩將呈券或謂元韵失押遂戲書其末句曰魚腹之大々
於楚之大於天下不然安能容屈原權公尚游以西学兼官力主出去金大司成鎮圭曰無以爲也然失
才子耳權曰無論才子與否失才之譏吾自擔當未久擢第過玉堂權笑曰吾每思君詩有愚甚
大無間安有如此凶惡之魚雖以盲試官詞我朱筆大打甚快吾心耳文固不易知吾於騈驪早得名
而未曾用力之深至於科時所作則亦未能得意榜初出之際李生秉成在農岩座上見吾表
甚錄之農岩則稱以名作謂李曰君不識此表之爲好得科遠矣可收去讀之○吾不幸早
登科第之席父兄之勢爲是官無所猜疾固其勢然也科後即遭崔無鐩之誣辱無意榮進六月
被史薦屢不就講被禁亦推至癸未三月始就耽又聞被吕必重疏論李乃遇權眉請援之啓益知
世路之危險不可以有爲得覲命早决退休之計者蓋以此也同榜中如李子東則時除西司一

違台即罷免吾與仲熙則宦路難於轉身被困特甚顛沛者數矣農岩金公嘗論此事以爲彼言雖無狀自己廉隅爲重恐不可遽出竹泉金公則曰若有毫毛不自慊之事則終身自廢可也既橫遭誣衊則一伸廉隅足矣趾齋閔氏之論亦如此吾則自謂參用兩說得中云◎余自癸未春鎖番直下番房中甲申七月二日始爲上番移職史官在下番時則例修時政記矣曾聞鄭相國太和爲下番時逐日修史三百年間能修舉其職惟此一人亡甚慕之以爲可法每月作三冊二則使館吏謄書筵語及疏箚一則錄時政撮要某日入侍及朝中大小事皆備錄焉於外方可載之事尤致意搜集殆無一遺又申飭備局吏整納月終冊畢竟別作一冊名曰史傳惟隨時披視正書而已省勞甚大在下番時日月雖多無難了之患此可謂修史之妙方也○修史時之政撮要十七冊史傳三冊至今藏于家而史傳中事未論斷處隨書直載不爲移錄一經洗草庚無跡可尋追思良可惜也○在下番時終日人客滿座公事擾應小暇或得片時之閑輒爲出覲夜間猶看書未能盡卷疲困就睡及陞上番地僻無以消遣日夜始思讀書自念少日才今不甚嘗下誤爲彼累所纏失了少壯之年今則得無可以忘筌做官不至棄忘及今不急更待何日遂留意文章先取東西都賦讀數百遍欲以開拓基址次讀兩漢文繼以唐宋八大家以尋

其踈遲如是者數年方悔之矣○嘗出遇宦侍於道上趍從甚盛當街呵辟無異宰相
名士其驕肆之習已不啻兆見而已覷納時言事疏其一段即論此弊以爲視於豪奴悍僕而
家長之政可知請加裁抑 上批宦侍騶從禁斷爲宜其後又作東京行盖言他日必有黨錮
之禍自是無決退休之計 東京行似在中年詩輯可攷 ○丁亥現重試駢儷之文廢久心地如塞深思不出初作
引表以開路經方書十餘句朴学士鳳齡若止之曰重試引表似若必中者然萬一不中徒爲勞而
貽笑於人矣遂即去引作表以三中擢第三唱名後往拜蹀蓀李相國灝命即命官也相合曰重試
雖異於初科亦有數焉聞是初作引旋去云朕否曰何以知之曰吾家子賓是吾輩所痛老楼
是以聞之科規一場必有引表兩張方可取舍不朕則無論好否直黜矣竹泉金公時在傍
山論所馳君以賀曰微君吾嘗終身閱榜矣金一鏡爲壯元李師尚次之其下任守幹餘則犀
少故云○丙戌冬由典牲主簿出六考見先生業以史職爲是官者國朝三百年間惟張玉成晩與吾三
人時東平尉鄭公載崙爲提調甫謝後即往投刺鄭公待之甚厚且謂之曰付職後不爲即日肅
恩意或厭薄仍不就矣今聞稽謝緣案病而然矣前料誤矣勉以無卑小官之戒仍曰居官
於此官者而雖一日不可不盡職遂自是夕就直畢做度直所幽寂最宜讀書主簿常仕故

每朔以所喂熟太來視使之親厩金喂牛尋遷兵曹佐郎屢擬正言而新點入謂偏蒙玉成之恩
◎戊子初拜正言於春坊直中承召即肅以未及署經在家優閑矣一日朝有牌招盖於昨冬入於御
史抄選昨日已有待明朝牌招之命而政院不為預通也兵曹書吏康承柱即識政府居舊僕也樸
直且鮮事先已約以同事至是呼東使之整頓行具追至銅雀津頭而先入闕詣臺廳命相避書
入既已中官出来授封書到南王關廟與洪學士重休相别不折封書易服從間道而行渡銅津
入村舍待廉吏之至晩後同上山頂始見封書知其為關西盖前此分遣御史于諸路而獨遺
西北以吾西而料洪之兆也按地圖推筭行程由碧瀾渡經延安出大路以其時使行方斂且有關西
伯新舊交替之行嫌其紛撓欲踰慈悲嶺到此為關西祥原地既定乃行程遂前發夕宿
水色村舍去花庄不十里時季父方持衰寓花庄默誦君命不宿於家一語以抑其悵戀之私
且意明朝度前野去時自然露出行跡不當書朝來早發過大野未遇一人相識者但見休亭
入望馬上吟詠去来辭以見志〇余旧聞香山之名過寧邊泗川等邑知是咫尺而忽忽唐宗戒
御史以無效潘孟陽飲酒遊山之語宋胡文定公巡過湖廣不入衡山事終不敢入有詩曰咫尺神
仙宅蒼茫游子行不因王事重直可世緣輕花柳迷西塞雲霞護赤城平生孟陽戒駐馬

謝山見又曰塞外青山似故人相看一笑却相親屠蘇不老吾年少別後重逢知幾巡其後有意
一訪而未能焉恐遂成遺恨也○白倉還御史時封書中數十條後日為邑時誓不犯後為水原府
使以封書所列書揭壁上以自警省其中屠殺農牛一段此邑雖無禁他處最易犯若更為州府則又
欲試之而未能也、西路事就列邑民人呈狀撮其最要切者道遇品官之有智慮者亦多採其言且
以城地関防經歷處隨所見區劃詳盡於別單中李相國濡見之曰吾為関西按使二三年猶未盡
悉利害今以一時暗行而得之於時月之内纖悉無遺非盡心為國何以有此大加稱賞吾仲男即為面
啓多所請施謂人曰此君年少才識非吾輩所可及其後徑入水原之薦至以末擬被恩點者寔由於
此○初為吏曹郎倉平承命不職恩量矣後聞竹泉丈言則為以積善之餘慶一句見擯於士論為名
士者何可為其郎僚時崔錫恒為判書故云此時正論雖權謝而不可也至今思之甚可悵恨○己丑秋由
吏曹郎出為咸鏡道北評事自前穩闊趾窩萬氏以為曹一經評事自金劉為始歷覧海山之勝
數千里行役乃無一事之関我到處跌宕能詩酒者詩酒而已世間未有如此好官故無辭遞之意惟
以蓮家難親為困切朝行間民有為之言者李相國頤命謂徐相宗泰曰如李君情私宜善見諒
於孝理之下今未可一言耶徐本敦孝人亦有意矜恤而以無自我圖免之事故終無遞白、北関素

稱繁華之地況自柳評事鳳瑞盡惑官妓錦娘而死益知虎尾春氷之為可畏去時齎心經二卷欲置之左
右以自警省矣到鏡城處於載筆堂所定房妓五六名晝夜同在一室凡百使令不用通引以至作書作詩
時展紙磨墨一委其手自然親好又念朝家之置妓生專為別星邸邑則潛奸有禁令監司年位俱高
不當押賤物平生若一不近亂色則固好而如其未也惟此時此戕為可機不可失臨故一有所眄故路過咸興房
妓輩笑而相謂曰吾屬不及鏡妓遠矣此評事道去時惟端坐着書嚴不可犯故時過吾邑雖無留情之物
言笑狼然自然相親非鏡妓造化何如是頓變耶余聞之不覺赧面心經在行裝中而不見蓋久矣後三
十年門生李河述為鏡判陞廢妓之老窮周恤有加廢妓始上書說感恩之情余以詩題其書背曰少時
偶失春氷戒今夜翻慚老妓書云 ○余以王事年年奔走西北別時先妣惟勉以慎身奉公必無嗟勞語
及歸始備道中間傷離之情其貽戚多矣怛然傷歎遂決休官之志先妣嘗從容問曰使汝出任郊庐則可
能相守而不之離耶對曰庶幾在膝下時多離別時小矣在北幕時一日家書至先妣書中微及出郊之意比還
已盡室移寓於花田時己丑臘月也小子反面於郊舍仍曰胡不留待子故更確而後始出耶先妣笑曰凡事
遲疑則不成知汝雖故必無他意也 ○一日讀顔子好學論深有感於聖人可學而至一語自是專意學問
聖賢書中先取小學讀之以塡補前日闕失其後一依朱子讀書次序讀大學則不知有論語讀論語

則不知有孟子并章句集註盡爲成誦而後始只讀正文字求其訓句索其義期於一字無疑而後已小
註則不覩也四書旣訖先覩聖學輯要第一篇略知義理名目次及心經近思錄朱子語類等書要之小學
爲始近思爲終但其所恨者不能盡心於朱子大全徑就節酌之便捷晩來始欲從頭理會過而無患其廣
博無涯終不如少時用力之早也李德壽好文者大讀佛經三淵金昌翕最相親與余對擧而謂今曰一則
讀經書一則讀佛書不知此二人者終竟如何云爾於文章終未能忘情每誦辭達而已矣之訓以自
解脫覺果翁甚高不可及其常時作文者不經意及其論說義理則筆端有舌滔滔莫禦也○嘗題慈
閨春祝上有云商也田來戒色難仲尼見之謂曰聞昔清陰亦有斯病欲改而不能金氏子孫蓋至今
有此風矣自後益用力省治無人親側必口誦禮記獄氣滿容一句語年久之後始有驗至於捷念之
際亦不可掩○庚寅以玉堂官屢辭召命仍上疏引皇朝御史陳茂烈故事乞身終養上批答之
情理予所甚矜而終養之請有難允許須其勿辭特毋上來無曠定省此爲出處之大欲拍雖未蒙許
蓋亦有定矣後嘗從容語此事曰始也謂終養之疏不必爲此亦可不仕矣後日到均田使力辭被譴
之日方知此疏大有關於出處之欲信非常情所可及也云云○壬辰春差江都試才御史自花田抵江
都堇二日程乃事亦不過一月而顧念情勢私恐有前後違逆取舍之嫌親候又適有腫

悉遂上疏辭 上許之○是年秋擢授水原府使出於私計甚便好而自念數年來內職都不應命獨於陞擢之窠晏然冒赴隱之於心深有不安必欲遞免而後已內外父兄之意皆言其太過且以李普德因壬辰科獄援及壬午科事而誣辱之情勢亦甚難安廟堂適又空虛至十一月始加敦迫黽勉赴官而意所不樂官事都不入心又自夏間殤戚以來爲念親憂外似寬抑而內實消鑠積哀結中仍成心恙朝廷亦諒其宗病難強二月 上遞之○乙未宗兄汝章以癘喪室洞中染氣熾蔓不得已奉慈闈入京不多日除兵曹參知仲父力勸出肅而未敢從命蓋意以爲雖爲一時避癘入城我當以在外不仕孫一例處之去就方有着落李丈震壽方爲參議久入直適當大政請牌招遂詣闕下陳疏以爲仲父方在西銓父子不可同參大政疏不入仍遣羅仲父大駿歎而終無奈何獨竹泉金公喜謂之曰李公去就誠不可苟春長今欲得同僚脫直而出卒不如所料可謂工於謀者敗於謀也春長震壽字也是秋盡室出花田○一日有前導聲問之則乃戶議金普澤也入坐言吾今日爲仲父之命來見令矣出示大諫洪致中疏蓋其中論蕩平之道以爲國家不幸士論携貳黨色一分情地便阻是非互攪涇渭無別雖於其間或不無彼善於此而其各爲朋比公衆勝私則畢竟同歸於一轍甚至銓注之際用舍太偏共爲操縱循一

時之好惡方今時勢日艱人才眇然雖使一物我無間大小寅協尚患其不克有濟況乖張至
日甚一日而欲望治不亦難乎凡在 殿下之庭孰非 殿下之臣而一進一退前後判異臣賢臣佞愛
惡靡常此豈大聖人推誠待下一視無間之道哉乞飭秉銓之臣無拘彼此惟才是用以昭
殿下平明之治亦願深留 聖意以大公至正之道建極于上要以保合同異偕之太和之域太平萬
世之基也一讀畢且言仲父以爲如此邪說敢于聖明之下亂承蹈躅至可畏也吾見此憂之持
而語人則皆不信而笑之視作等閑文字漑卿所見之明必異於凡人其能憂之如我乎果憂之
則願敢起年少名流從頭劈破深明是非邪正之不可不別以悟 聖聽否者吾恐他日此論爲亡國
之兆也余應之曰衆人之視作等閑說話果無遠慮大阮丈憂之識是也然吾意則有不然者
聖上旣久臨御羣臣情僞旣洞悉兼以進退手熟此等邪說決無得售之理雖善爲辭而劈破
顧無待於此矣以理勢言之則黨論之盛未有若此時寒暑迭代其理昭然繼此必有斬伐之大禍
過此必有用是說進者不知他日爲何許世界況洪之作人終必一番栖用其時恐無以遏其
勢也設無洪一人天下其無而公者殆近之矣故曰不必爲對擧之疏也追後思之竹泉之能憂於
衆人所未憂之時者可謂有先識矣何可及也( )時上候違豫朝庭頻有起居之禮余在出郊

後拜禮曹參議爲參班造朝嘗於禮曹褒貶之坐移拜同副承旨平日意謂承旨職重緣令
百司苟得其人其敵習之功勝於三司且使闕庭肅然百職畢擧自度才力庶幾堪此遂承召入直
首請罷糾兩司使之署經留院公事之堆積者審量緩急次第發徹院內自然多事時洪致中士
能直騎省來聞夕訪適有正言趙尚健言事大疏到院余問之曰士君子仁事當如青天白日
人得以見之否則立朝殆十年官至下大夫之列而言議含糊間或有些些相背之誘雖工於涉世
如此持身不已旁乎試以此事言之斯文大是非必有經渭於中者顧一聞之洪沈吟久之乃應
曰此是斯文大是非豈無傳受於父兄師友之間耶他事無論師弟子相較師必是而弟子則否矣
自是夜其說傳播於闕中人皆曰士能始爲名論翌日吾仲舅適至院偕道此酬酢則曰今能對
人道貧而問之吾輩則性拙不能如是矣士能口中能分明說出一是一非想其受困則極矣儕
友相見以此言問之則亦不能諱蓋是洪十年內初立脚者矣趙疏入被嚴批即出避又有特遞之
命余以該房深夜草啓請還收仍送示士能有一二商確處啓草下堂后李仁復不肯書俞翰
林拓基代手精寫以上 上下嚴教命特遞余俞年少而才敏儀然如老成人後竟至大官○自趙
尚健疏後彼此疏章各起辨爭 上嫌其喧鬧一日筵中特下疏章勿捧之命賤臣適入對以爲

喉司之職惟在出納唯允而已人君臨下所宜公聽並觀以定其是非豈可徑先設禁臣不敢奉
承退出後承旨吳命陌繼請還寢其命上終不從疏既無禁故彼此各得盡其情雖李真儒
之持論陰毒亦不敢以吾言為不是矣然畢竟處分嚴正大浹士望益信凡事不顧利害唯思
盡職之為得也○己亥擢刑曹參判旋又有嶺南均田使之命李公健命為右相意欲擠擬而然
遂入城謝恩而於兼任則陳情乞解則命備局稟處右相又仿啓不許是亦謂均田國之重事朝
家雖別擇才士臣下往 行之勢難得其情實一時謬錯動為積年民害徒有廚傳迎送之弊
不如專委監司使擇某邑倅閑於田事者兄係本邑主管田政諸負必取其明於經筭科賦者各
盡其才均田未了之前方伯與守令切忽遷動則磨以歲月自可有實惠之及民其視遣去別星
之草草勘定者懸(得失)矣且欲採朱子說作畫以進更念情私為重不宜旁及他事且不無嫌端欲上而
旋止○均田使三員吾與洪錫輔力辭不赴以 上教催促限內辭朝者惟金在魯一人金以獨往心
懷不平校理趙尚健上疏請罪吾輩人謂出於金之意 省其 批有平時若此緩急可知之教仍
命削黜○丁酉上將浴溫泉宮僚謂世子情理當陪從求對春宮請自內陳 隨駕輔德尹陽
來以下諸員入侍以次陳說一遍而春宮泯然酬答而已無明白發落兼之李洪啓迪退而

語尹曰吾於癸亥事無發落之際即其席上便思澈御即今之疏傳視吾輩爲卓絶絶丈君爲余道之如是○因臺官尹偶來疏陳即放其門黜 景宗即祚須赦始蒙叙拜江華府留守屢疏力辭而進蓋自出郊以來大小辭免非不多矣沁都則情理形勢俱便好而亦不赴至是人始信其決退○方初有沁府除命也吾謂人曰吾既以私事而辭王事得罪大矣今之所除者是邊地猶可爲自效之地而此則咫尺幾郊十分便好之地豈不添却更險趁避之罪耶或謬傳其言廟堂聞之適有北藩之窠而患之人遂自沁府移拜咸鏡監司官雖殊而情勢則一也屢疏力辭而進○吾既進而外任旋除山陵都監提調此則義不敢辭起應敦匠之命時有 大行輓製進之命余在陵所製進有莫報天高大虛論日短長之句蓋抒出哀痛之衷情也李真望時爲都廳適來求見輓詩出而與之從容論確真是士之僚友以舊官爲郎僚者見之嘆曰三堂上二都廳論詩之際情好藹然全無色目睽阻底意思古時則大都如此矣吾於今日得見此奇事云○余於數年前夢拜 仁顯王后與 肅廟竭坐賤臣從其傍侍從容恰似見時人間樣而不省其何處矣偶當方中之役而往合封之際忽記前夢景象宛然始知萬事皆有前定也○敦匠事訖特文命時南少乘間投匭之疏相續政院疲於應接有一名官以夢寓言來諷曰朝象如此君未可

小留朝端俾資鎭定之力耶曰此時倘爲都承旨則當爲之留覲數月否者已退之身何可無端
仍留乎適無職名又命四十三日復還故○肅宗大祥奄迫 上連以疾患未參祭五月適拜大司憲
入城上疏退戒且陳文敬公金集言老病則可坐而哭泣俾情依此行之 上批例賜嘉尙而又不參朝
參初欲觀言之行否決去就遂不出肅祥日參闕外哭班便故○當壬寅仲父之遘禍也奉屍出
獄之際以 人牛車藁葬之義例之則宜不敢 自同無故之人而事有同將而制變者不可執一而論
古之牛車藁葬蓋爲懷愍抱寃死有惶蹙而不自安以冀 上之矜察而今則不然群凶秉國恣行
嘗臆死生榮辱非由 上手而或自處以罪死則適足以快禍心亦非所以順輿情故倉卒定計奉
安于本第正寢凡百治喪一如平時舊時軍校卒皆來待於門外諸司賻物來則不辭但不求而已親舊
慰問者亦可應接凶黨中如金演之流亦來入棺翌日曉行相哭成服轝夫先具未明奉還于郊舍
凶徒益憤恚至䟽金演羅眈之啓奏說吾兩家走入窮峽○余有入深之志就永平之邑內安峽尹
明亭擠歸三處而商量焉惟擠歸則曾所未見又無尺土一民只其邑倅韓兄配厚名雖戚無從而半
生同居情同之氣爲慰禍 、未說德山山村之勝故約以借家先換官錢買粟以待之畢竟兩處俱送
人借一屋而不得則其勢舍擠外無可往者十月二十一日盡室入擠歸邑守果於德山村得金吏戒

宗家待吾至矣村去邑居十里而限以一江〻上有合江亭江頭繫官船聽行人往来余定栖之後無
聊則獨拏舟随意上下興盡而還合江則以官亭也故惟於視漲時一登焉此地雖無奇勝门外瀾水連
江可濯可沿松臺又幽絶可愛老杜澗水深山道柴门老樹村一句真是盡出此中也去金剛一百数
十里去雪嶽五十里去寒溪古寺茎二十里可謂神仙窟宅矣欲就故寺傍作草堂讀書其中
且尋瀑布落下處不果嶺東未見處與金剛遠近亦同而怕人煩不得往惟雪嶽則春秋好時
節輒恣意往恨無同伴獨兒子一人韓兄情好一日不見爲鬱而吾則不一至官舎韓兄與三子
時〻来話而已居徳山一年偶得上道村林哥所賣家一見而樂其爽塏便雖居焉隂有李約正家一
日有僧過之私語以爲此旁有三灾不入底福地而聞宰相来此〻是大人胡不肯宇而居焉窃聽而
傳之者云是異僧故徐圖買基田方鳩材作舎會出山未就至癸丑始成而至今不得徃留可嘆閑
中吟咏多憂憤悲切之辞如白髮滿頭吾可奈青山在眼莫相親鼻中龍虎身全老卷裡唐虞眼
獨明乾坤都是客山木便爲家等句蓋可見矣但恐語近誹訕一切不爲是以或出語而小成篇矣
○新經禍故目子全昏夜不得看一字晝夕食後散步竢食下就枕鷄欲鳴便寤誦書至眛爽而
止老人早作粥以餉之家内老幼盡起各乖其職事屋前有飛鳳一峀縹緲老人每朝起顧而喜

之曰雲棄俗哉常雜蒔當歸紫菀之屬於籬下且治小圃秋日老人手摘茄子綷輒携筐而隨之
雖藪水不給而怡怡如也此為終身至樂雖欲復得而何可及也○初到時士衡以書問新居況味答書
書山谷詩落木千山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一句以報其後無一苦楚語士衡謂人曰倉卒奉老入窮峽
深以為憂不意其為樂地也○自入深以來與去陽絕時事無一人可對論者一日膺叔遠來留連
多日偶得金丈伯溫鎭玉字也之言曰今日固無陽復之望設令陽復其中必有論議乖裂如向時光南之為
老少分爭之大欛柄龍澤天紀輩是也不知溯卿當其時如何處之耆德凋零此時世道專是
溯卿之責也云出寘後無人與論此事當龍澤等諫雪寃復官時黃判書龜河獨力言其不可
退而語人曰某台之意亦如此黃固親友妄度吾意或無異同而宗未嘗對論及此也蓋此非獨關
渠一身禍福宗有上關 聖躬者而世之自謂清論者皆以龍澤輩為布衣出位不能潔身人或從而
和之甚者至於出力而攻斥然凡事當論大體向來誣獄既是凶徒之所鍛鍊則只當以一寃字斷
之諸人之損身効力出於安宗社護 聖躬則只當以一忠字斷之他不須論也況此獄之以五六儒生為
根柢者宗出於誣逼諸君之計則此與今日 聖誣自當相關此而不能大伸則 聖誣終無可示之
日豈不痛哉義理大略如此矣士大夫間聞吾意如此不敢復為分輕重之說矣閔第士衡獨以

君誣未雪決意自廢屢除官不就以至枯死窮山常以此事爲関係君誣之関棙云○甲
辰春余自楊峽出龍仁之寒泉行節祀吳晉周明仲同庚親友方寓陽城墓下聞余之至
委來同宿明仲爲傳群凶跳踉朋友禍敗之狀其中趙友士克最爲慘毒明仲誦傳其親忌獄
中詩有曰去歲江潭今杯棬每逢諱日倍傷悲弟兄但識同憂患婦孺那能薦醴粢罪大宜勵
生亦恥骨殘筋絕死何遲泉塗此去無多日膝下承歡倘有期相對垂淚黎明而別是冬明仲
感疾卒于寓所此爲死別追念怛然士克聖復字也○今上在東宮癸卯躬吊相錫恒之喪執
喪人手而出先妣在峽裡聞之曰吊則或可而執手無已過乎此後國政必以市惠爲先矣甲辰即
祚之初有儒生首論辛壬事群壬白上撲殺之以爲猾制訐先妣又歎曰吾輩尚覩其復見天
日今則國事可知也未幾朝著斥清緯復崇叙名陳辭不獲居數月奉還郊廬先妣臨
歿笑曰以汝出處之義言之不必出峽而老人來日無多但欲得見親戚顏面耳○丙午緯
以大提學敦迫甚急卒至黜削其最末辭疏有曰君臣之分絕然若天地宜若有命輒
承而進退之際惟義是視故下而累違命而不爲傲上而不棄志而不爲詘此爲通志成物之
道矣今殿下之待群下仁意固曲摯而每於逞窘難轉處輒欲束縛而馳驟之使不得全

其去就臣若喪失素守違奉聖旨則廉節壞矣臣若頑如木石無所变動則分義虧矣分
義虧則罪止臣身廉節之壞辱及朝廷臣已反復較絜而知所處矣臣縱不能陳善責難納吾君
於無過何忍以一身進退成君父之過以上累聖世之風化哉前後進退辭受之際大率秉執皆此類
也或謂先妣曰未可少勸其出耶先妣曰吾豈薄富貴而不爲哉時勢既無可爲長惟從渠所爲耳
○戊申亂逆大作爲奔問抵城外從學諸生蒼黃散去獨北青劉生汝豪守而不歸曰北道寇難不
至吾父母保其無他吾則有所在致死之義假令先生執靮從王吾亦從之與同死生遂俾釖從奔問
之行自是日至罷散與之同食時雖值冦難親舊之在洛者咸來見終夕紛鬧而劉生獨端坐
廳事大讀孟子第一篇不少輟人皆異之○奔問之時雖無宲職而兼帶備局臺上不曾減
下意及入去之日有牌旨擬卽趨承承命便請對書所欲陳數十條作簿記以待其第一請放
還兩相臣於謫所嚴責昨年趙顯命鄭錫三宋寅明輩倡讎疾之議以致逆亂嶺南宣諭使
朴師洙下往時以前承旨羅孝川前佐郞安鍊石爲副使或從事官湖西則畀韓元震以宣諭安
集之責餘不盡記其後往吊黃判書龜河喪見沈判書宅賢言今名亦高入堂上座目中而大
臣雖屢聞入來終不請牌可訝云蓋李光佐以首相主廟議知余牌旨則必生出事來也○都

城護衛罷即陳疏歸省母病附陳戒盖言煉字台亂之由 上批頗未安出郊後尋聞召出宮賊
之指還入肩命先妣愀然曰使汝名不盛位不高豈有是耶於是綽益有退藏之意先妣父母
丘墓在驪州 左議政弟鎭遠時謫原州驪興原又接壤遂奏而還居於驪先妣不怡曰余雖欲順適
吾意家亦隨我而來此地吾甚不安也命趣裝待後入構莫李判書秉常聞之以書問慰曰使令公
重入深峽此何去道俄而疾患增劇旋止○戊申九月先妣卒于驪州之大居里寓舍十一月將奉櫬啟
葬龍仁之泉谷時賊魁安熀等多出近村亡徒未盡鋤去事机叵測朝夕待變人皆危之以為不可往
而義當捨此而靡適付命于天斷之不疑合窆後仍居焉回顧當日景像豈料安居至于
二十年之久乎不可知者事也曾見朱子與呂東萊論喪中講學得朱夫子蓋不以為不是且衰
疚之中自量微此無以慰意故饋奠餘暇聊引諸學子習經書或由是而泛濫他書則
不可也且揆以不與人坐之義終覺未安後之人宜自參量而行之也○服闋即除左尹上疏辭免有
曰目今為判尹者萬手所指而於臣私義又不可忽耶此其勢不容兩立君國誰不知之是特殿下一切付之
先天時議又方甚成一箇汨董無界以至於此耳然而臣所聞君臣父子之大倫大義根於天性結於
人心亘萬古而不滅者也臣竊家子第處義又別一日非所處而處焉則不論仕與不仕傷倫悖義莫
是為大其敢自安於心乎時李杰為判尹方赴備局坐見此疏失色曰吾其死矣時議亦知其難

屈而隨窠塡差殆無處月惶蹙深矣○在言地則尤覺不言爲可愧如物在喉而不下辛亥夏

拜大司憲歷陳君德時政萬餘言首請除去聖心一偵字以明義理正一世䟽旣成欲繕寫之

際夜夢先妣書示言不可快禍由此始八字遂不免焚藁○壬子上以在外諸臣之不參宣懿

大妣祥班下嚴教初退伏果川俟罪旋聞諸臣承命金吾遂進而與同九月始下処今諸臣

或削或罷而賤臣獨以不仕之故區別得免上䟽乞同被罪譴略曰臣聞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

倫也而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其事也或無犯而有隱或有犯而無隱就養則有〻方無方之別故

父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者恩也君有過三諫而不聽則去者義也今以國恤國祥

事言之爲子者雖悖惡豈有不奔親喪者又豈有不與大小祥者乎於此觀之亦可以見理一分

殊之案也今殿下輒以子之道責之於臣不獨此事爲然循是以往其將有順而無違有從而無

去此豈理也哉臣恐分義二字其將壞却天下名節矣上批䟽陳大體是矣今日異於此者卿

亦帶矣○後湖西儒生郭守熀等以還之請聖上屢激又因權臺瑩之䟽嚴教連降仍有

特遞憲長之命先是吳先運䟽有假儒名作䟽之語且言群下自成一黨古所謂不聞天子

語者近之云其言似先入故自上提其樹黨也一時親友莫不以禍福爲言至有動遣学

徒若余以書卷之首擧朱子説以謝之詩曰讀書三十年或恐爲楊朱云○在外時意思已
之在朝者若不可須刻相接矣入城後如宋成明李廷濟諸人次第來見於待命依幕不
忍相絶與之接語依然舊情相親始知蕩平中人無他其爛熳同敗也○宋成明以同義禁赴坐一
日冠帶來過笑謂余曰使令高蹈視吾輩形容何如也極有慚恨之色聽其言盖極峻論
也語輒呼以熙卿時俞令彦甫在坐似怪其何故如此相親也盖余少時觀陞補時討書屢見
敗於趙令相愚之手宋雖以賦規多與臨接頗有同病之怜是以最相親○李廷濟亦以冠帶
來見笑曰記在政院同苦時君笑余曰我則能不仕而汝則何能然其時今語固泛論而到今
思之有若深識得彼我之情也見君不覺愧汗○尹淳於諸依幕中頻過汝剛於吾則不肽
此則無嫌勢所固然而獨宋寅明最是鄉里舊好而一不相問似其意謂吾爲峻論黨其來
或非絶而不見也寅明小字龜祥其祖監司公光淵已後寓居幸州作亭扁以陵虛與吾
仲父買亭處相望仲父自庚辰作亭往來于其間寅明翁徵五當初爲博士業余嘗同作三
角之遊其族心善在於晩年矣一日吾仲父在亭舍間寅明母夫人李氏號天叫天而告之曰天
何忍棄我龜祥願以我代渠惡夏清心等九用之獲生李夫人即静觀合妹也自後寅明讀

通鑑時間學於仲父又與汝剛共業以古風長篇較得失爭勝負者累年其言論與汝剛無甚
異同忽有洞內儒生之往來兩間者適來語自京冕送驢予邀龜祥以去未知有何故耳盍闻
其叔徵毅以寅明慣習其內舅之言論處其有他指令參於尹極台還跡也吾則以在京之故雖
詳聞相接未嘗頻相見也已亥持承重喪避病於江舍其時寅明以布衣着服中頻來拜仲
父吾始與慣熟其之語極是人才其言曰末世做事不用專用義理須參酌利害方可有成吾
折之曰然則孟朱之苦口勞破一利字為無益董仲舒不謀功利之言迂闊不可用矣寅明
又曰近世先儒中玄石事業多參錯義理終始可法也當時認以少年尋常之語誰謂盡誤一
國至於幾十年之久也其後寅明登科頻來見我謂我都憲時入京既忠愛惻怛且以着峴倉
訪過辭去後又即饋問及乙巳寅明前堂上以前文學來弔德章吾家在傍而獨不顧後聞隣
仝之言則以為宋文學納刺見退則豈不為厚乎依幕之一番一過蓋此一意也 ○ 元景夏與
余俱是同春外裔在章甫時力主金龍澤李天紀輩出位希功不潔當絕之論和之者李
天輔諸名下士也天輔之叔雨臣痛其侄之誤入嘗言渠之外祖金萬基亦不陰畜私逞耶云
一日元以陽城宰過訪語及此事問吾意下如何吾應之曰勿論龍紀輩出位雖賤如白

望者其爲凶賊鍛錬則一故吾謂今人當於其獄中死人勿論貴賤將視之如一四大臣若區別
而欲自毀之者即是賊邊人元曰聞杖主曾前謂此輩不是後爲世道改見云今果然矣吾
答曰此是中間藉重之虛説吾意本不如是矣後聞天輔亦要前見云○乙卯正月 元
子生八月差輔養官鄭齊斗李真望宋寅家同是選上疏辭以爲蒙養之方以豫爲主
古人胎教之外擇阿保居先而擇之之術必曰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愼而寡言雖阿保之
微猶且如此況以保養爲官而責之以作聖之功乎其意蓋謂此正擇阿保之時年齡稍長
可以開遂討論薰陶成就時節方可論輔養之職云云○方輔養命下之日親友皆曰
可出李居宜哉亦以不出爲訝惑一日垂來勸起者之以此非可論輔養職事之時則又
曰臣民渴仰之餘逢此慶爲可無一進伸情之道答曰古之賢人君子之出處當患亂或有
進身者矣曷嘗有因慶賀進身者乎李居曰是則然矣○當是時舉世皆以不出爲
非黎湖朴友亦對人曰分義不可不全顧蓋以吾爲過獨毋巖昌男氏書中一無勸出之語
其意可知也閔弟通洙謂其兄士會曰兄於平日篤信李兄幾於聖人雖是聖人今番輔
養官不出則非也且李兄固執於世情似不免鄉暗士會曰汝雖笑之吾則以李兄爲聖人

㮣世皆可出之說專是禍福利害而獨不少撓於此益可其信為聖人〻〻本来道澗自流
俗規之宜其以為鄉暗也○壬戌三月大提學圈點望单中賤臣名下以御筆書下輔官視
尋常何謂傳士襲南有容乎惶恐不可謂蓋有容於疏中謂賤臣可為傳士故也○癸亥九
月特下別諭敦台盖言偲〻萬事無過於導我元良而輔導元良不過經學至有誠浅
況〻之教以病陳違　命之狀末由辛而無死萬一行步可以升降殿陛言語可以參涉
講說則末宦無一遭承命之日乎此寔情話而行步言語至今無小変動終為欺慢
聖明之歸每念惶悖益無措身之地也○金始鎭黃翼再數人余甚愛其才嘗於
堂后時從容說及西南論議之所由今且言南人共少論合勢雖似完固終必同歸
於逆宜速自拔毋底乎悔旁人笑之曰何言之深而何計之踈也余曰吾則盡吾心聽
不聽在人吾何强之哉既而卒守前見欲從善而不果焉也

氣